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第 116 卷至第 120 卷)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佛說長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册 No.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佛說長阿含經》（22 卷）为底本。本汇编只有一册。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邮箱：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大眾閱藏網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一）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六

梁三藏曼陀羅仙譯

文殊師利說般若會第四十六之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非初學菩薩所能了知。」

文殊師利言：「非但初學菩薩所不能知，及諸二乘所作已辦者亦未能了知。如是說法無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實無有法而可知故。無見無聞、無得無念、無生無滅、無說無聽，如是菩提性相空寂，無證無知、無形無相，云何當有得菩提者？」

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佛於法界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證法界者，即是諍論。舍利弗！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無眾生相 故，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無二無分別故。舍利弗！無分別中則無知者，若無知者即無言無說，無言說相即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何以故？一切諸法不見處所，決定性故。如逆罪相不可思議。何以故？諸法實相不可壞故。如是逆罪亦無本性，不生天上不墮地獄亦不入涅槃。何以故？一切業緣皆住實際，不來不去、非因果非不因果。何以故？法界無邊，無前無後故。是故舍利弗！若見犯重比丘不墮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如是比丘，非應供非不應供、非盡漏非不盡漏。何以故？於諸法中住平等故。」

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

文殊師利言：「不見少法有生滅相，名不退法忍。」舍利弗言：

「云何復名不調比丘？」

文殊師利言：「漏盡阿羅漢是名不調。何以故？諸結已盡更無所調，故名不調。若過心行名為凡夫。何以故？凡夫眾生不順法界，是故名過。」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為我善解漏盡阿羅漢義。」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我即漏盡真阿羅漢。何以故？斷求聲聞欲及辟支佛欲，以是因緣故，名漏盡得阿羅漢。」佛告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坐道場時，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文殊師利言：「菩薩坐於道場，無有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無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相菩提，誰能坐者亦無起者。以是因緣，不見菩薩坐於道場，亦不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無二相故。無覺無覺者、無見無見者、無知無知者、無分別無分別者，如是之相名為菩提。見五逆相亦復如是，若言見有菩提而取證者，當知此輩即是增上慢人。」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汝言我是如來，亦謂我為如來乎？」

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不謂如來為如來耶。無有如相可名為如，亦無如來智能知於如。何以故？如來及智無二相故。空為如來，但有名字，我當云何謂是如來？」

佛告文殊師利：「汝疑如來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觀如來無決定性，無生無滅，故無所疑。」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不謂如來出現於世耶？」

文殊師利言：「若有如來出現世者，一切法界亦應出現。」佛告文殊師利：「汝謂恒沙諸佛入涅槃耶？」

文殊師利言：「諸佛一相不可思議。」

佛語文殊師利：「如是如是。佛是一相不思議相。」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佛今住世耶？」

佛語文殊師利：「如是如是。」

文殊師利言：「若佛住世，恒沙諸佛亦應住世。何以故？一切諸佛皆同一相不思議相，不思議相者無生無滅。若未來諸佛出興於世，一切諸佛亦皆出世。何以故？不思議中無過去未來現在相，但眾生取著謂有出世、謂佛滅度。」

佛語文殊師利：「此是如來、阿羅漢、阿鞞跋致菩薩所解。何以故？是三種人聞甚深法，能不誹謗亦不讚歎。」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思議，誰當誹謗？誰當讚歎？」

佛告文殊師利：「如來不思議，凡夫亦不思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議耶？」

佛言：「亦不思議。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議。」

文殊師利言：「若如是說如來不思議、凡夫亦不思議。今無數諸佛求於涅槃，徒自疲勞。何以故？不思議法即是涅槃，等無異故。」文殊師利言：

「如是凡夫不思議、諸佛不思議。若善男子善女人久習善根近善知識，乃能了知。」佛告文殊師利：「汝欲使如來於諸眾生為最勝耶？」

文殊師利言：「我欲使如來於諸眾生為最第一，但眾生相亦不可得。」佛言：「汝欲使如來得不思議法耶？」

文殊師利言：「欲使如來得不思議法，而於諸法無成就者。」佛告文殊師利：「欲使如來說法教化耶？」

文殊師利白佛言：「欲使如來說法教化，而是說及聽者皆不可得。何以故？住法界故。法界、眾生無差別相。」佛告文殊師利：「汝欲

使如來為無上福田耶？」

文殊師利言：「如來是無盡福田、是無盡相，無盡相即無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無有明闇生滅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深殖善種亦無增無減。」

佛告文殊師利：「云何殖種不增不減？」

文殊師利言：「福田之相不可思議，若人於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議，如是殖種名無增無減，亦是無上最勝福田。」

爾時大地以佛神力六種振動，現無常相。一萬六千人皆得無生法忍，七百比丘、三千優婆塞、四萬億優婆夷、六千億那由他六欲諸天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阿難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如是大地六種振動？」

佛告阿難：「我說福田無差別相，故現斯瑞。往昔諸佛亦於此處作如是說福田之相利益眾生，一切世界六種振動。」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是不可思議。何以故？所說法相不可思議。」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汝之所說實不思議。」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不思議不可說，思議亦不可說，如是思議不思議性俱不可說。一切聲相非思議亦非不可思議。」佛言：「汝入不思議三昧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實無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恒與定俱。」

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更有勝妙寂滅定不？」

文殊師利言：「若有不思議定者，汝可問言更有寂滅定不？如我意解，不可思議定尚不可得，云何問有寂滅定乎？」舍利弗言：「不思議定不可得耶？」

文殊師利言：「思議定者是可得相，不思議定者不可得相。一切眾生實成就不思議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議定。是故一切眾生相及不思議三昧相等無分別。」

佛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於諸佛久殖善根淨修梵行，乃能演說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羅蜜中？」

文殊師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羅蜜中能作是說，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羅蜜便有處所。般若波羅蜜若住於無，亦是我想亦名處所。離此二處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非思議境界。如是不思議，名般若波羅蜜住處。般若波羅蜜處，一切法無相、一切法無作。般若波羅蜜即不思議，不思議即法界，法界即無相，無相即不思議，不思議即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法界，無二無別。無二無別即法界，法界即無相，無相即般若波羅蜜界。般若波羅蜜界即不思議界，不思議界即無生無滅界，無生無滅界即不思議界。」文殊師利言：「如來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羅蜜者，則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離，即是般若波羅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著，無知無著，是佛所知不可思議。無知無著即佛所知。何以故？知體本性無所有相，云何能轉法界？若知本性無體無著者，即名無物。若無有物，是無處所、無依無住，無依無住即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即是有為無為功德。若如是知，則無心想。無心想者，云何當知有為無為功德？無知即不思議，不思議者是佛所知，亦無取無不取，不見三世去來等相，不取生滅及諸起作，亦不斷不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議智，如虛空無此無彼不可比類，無好惡、無等等、無相無貌。」

佛告文殊師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

文殊師利言：「無作智名不退智。猶如金鑛先加鎚打方知好惡，若不治打無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復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著、無起無作、具足不動、不生不滅，爾乃顯現。」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言：「如諸如來自說己智，誰當能信？」

文殊師利言：「如是智者，非涅槃法、非生死法，是寂滅行、是無動行，不斷貪欲瞋恚愚癡亦非不斷。何以故？無盡無滅、不離生死亦非不離、不修道非不修道，作是解者名為正信。」

佛告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深解斯義。」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於當來世若說如是甚深正法，誰能信解如聞受行？」

佛告迦葉：「今此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聞此經者，如是人等於未來世，若聞是法必能信解，於甚深般若波羅蜜乃能讀誦信解受持，亦能為他人分別演說。譬如長者失摩尼寶憂愁苦惱，後若還得心甚歡喜。如是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亦復如是，有信樂心，若不聞法則生苦惱；若得聞時信解受持，常樂讀誦甚大歡喜。當知此人即是見佛，亦即親近供養諸佛。」

佛告迦葉：「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質多羅樹皀初出時，是中諸天見是樹已皆大歡喜，此樹不久必當開敷。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聞般若波羅蜜能生信解，亦復如是，此人不久亦當開敷一切佛法。於當來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般若波羅蜜，信受讀誦心不悔沒，當知是人已從此會聽受是經，亦能為人聚落城邑廣說流布，當知是人佛所護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中，有能信樂心無疑惑者，是善男子善女人於過去諸佛久已修學殖諸善根。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無上真摩尼寶，心大歡喜。當知是人必已曾見。如是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學餘法，忽然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能生歡喜，亦復如是，當知此人已曾聞故。若有眾生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心能信受生大歡喜，如是人等亦曾親近無數諸佛，從聞般若波羅蜜已修學故。譬如有人先所遙見城邑聚落，後若聞人讚歎彼城所有園苑種種池泉花果林樹，男女人民皆可愛樂。是人聞已即大歡喜，更勸令說是城園苑眾好嚴飾，雜花池泉多諸甘果，種種珍妙一切愛樂。是人得聞重

甚歡喜，如是之人皆曾見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聞般若波羅蜜，信心聽受能生歡喜，樂聞不厭而更勸說。當知此輩已從文殊師利曾聞如是深般若波羅蜜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將來世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信樂聽受，以是相故，當知此人亦於過去佛所曾聞修學。」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佛說諸法無作無相第一寂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諦了斯義如聞而說，為諸如來之所讚歎不違法相，是即佛說，亦是熾然。般若波羅蜜相，亦名熾然，具足佛法通達實相不可思議。」

佛告文殊師利：「我本行菩薩道時修諸善根，欲住阿鞞跋致地當學般若波羅蜜，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學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眾生心界皆悉同等，當學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欲學一切佛法具足無礙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學一切佛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相好威儀無量法式，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諸威儀，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見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無疑惑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見諸法若生若滅若垢若淨，是故善男子善女人應作如是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法無過去未來現在等相，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法界性相無三世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無罣礙，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三轉十二行法輪，亦自證知而不取著，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眾生而無限齊，亦不作念有眾生相，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於一切眾生不起諍論，亦復不取無諍論相，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是處非處十力無畏，住佛智慧得無礙辯，當學般若波羅蜜。」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觀正法無為無相、無得無利、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知者、無見者、無作者，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境界，非證非不證，不作戲論無有分別，一切法無

盡離盡，無凡夫法、無聲聞法、無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捨生死不證涅槃，非思議非不思議、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當學般若波羅蜜？」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若能如是知諸法相，是名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若欲學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諸佛名字，亦悉了達諸佛世界無有障礙，當如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中學。」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

佛言：「般若波羅蜜無邊無際、無名無相，非思量、無歸依、無洲無渚、無犯無福、無晦無明，如法界無有分齊亦無限數，是名般若波羅蜜。亦名菩薩摩訶薩行處，非行處非不行處，悉入一乘名非行處。何以故？無念無作故。」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當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文殊師利！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

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當先聞般若波羅蜜，如說修學，然後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緣，不退不壞、不思議、無礙無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不思議佛法等無分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悉具無量功德無量辯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阿難所聞佛法、得念總持辯才智慧，於聲聞中雖為最勝，猶住量數則有限礙。若得一行三昧，諸經法門一

一分別，皆悉了知決定無礙，晝夜常說智慧辯才終不斷絕。若比阿難多聞辯才，百千等分不及其一。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我當云何速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無量名稱？佛言菩薩摩訶薩當念一行三昧，常勤精進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漸漸修學，則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作證；除謗正法、不信惡業重罪障者所不能入。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示其珠師。珠師答言：『此是無價真摩尼寶。』即求師言：『為我治磨勿失光色。』珠師治已，隨其磨時珠色光明映徹表裏。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學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無量名稱，隨修學時知諸法相，明達無礙功德增長，亦復如是。文殊師利！譬如日輪光明遍滿無有滅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無有缺少，亦復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輪光。文殊師利！我所說法皆是一味、離味、解脫味、寂滅味。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說亦是一味、離味、解脫味、寂滅味，隨順正法無錯謬相。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滿足助道之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有分別相及以一相，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議，是菩提中亦無得佛。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驚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

佛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議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如是說不生懈怠，當知是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是故比丘、比丘尼聞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生驚怖，即是從佛出家。若優婆塞、優婆夷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心不驚怖，即是成就真歸依處。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即是不修佛乘。譬如大地一切藥木皆依地

生長。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羅蜜而得增長，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相違背。」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閻浮提城邑聚落，當於何處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

佛告文殊師利：「今此會中若有人聞般若波羅蜜，皆發誓言，於未來世常得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從是信解未來世中能聽是經。當知是人從餘小善根中來，所能堪受，聞已歡喜。文殊師利！若復有人從汝聽是般若波羅蜜，應作是言：『此般若波羅蜜中，無聲聞辟支佛法、佛法，亦無凡夫生滅等法。』」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來問我言：『云何如來說般若波羅蜜？』我當答言：『一切諸法無諍論相，云何如來當說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不見有法可與諍論，亦無眾生心識能知。復次世尊，我當更說究竟實際。何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實際，阿羅漢無別勝法。何以故？阿羅漢法、凡夫法不一不異故。復次世尊！如是說法，無有眾生已得涅槃、今得、當得。何以故？無有決定眾生相故。」文殊師利言：「若人欲聞般若波羅蜜，我當作如是說，其有聽者，不念不著、無聞無得，當如幻人無所分別，如是說者是真說法。是故聽者莫作二相，不捨諸見而修佛法，不取佛法、不捨凡夫法。何以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無取捨故。若人問我，當作是說，如是安慰如是建立。善男子善女人應如是問，作如是住心不退沒，當知法相隨順般若波羅蜜說。」

爾時世尊讚歎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見諸佛，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欲親近諸佛如法供養，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言如來是我世尊，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言如來非我世尊，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成就一切三昧，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不成就一

切三昧，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無作三昧無異相故，一切法無生無出故。若欲知一切法假名，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知一切眾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心不退沒，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一切法皆菩提相故。若欲知一切眾生行非行相，非行即菩提，菩提即法界，法界即實際，心不退沒，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若欲知一切如來神通變化無相無礙亦無方所，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

佛告文殊師利：「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得不墮惡趣，當學般若波羅蜜，一四句偈受持讀誦，為他解說隨順實相。如是善男子善女人，當知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住佛國。若聞如是般若波羅蜜不驚不畏心生信解，當知此輩佛所印可，是佛所行大乘法印。若善男子善女人學此法印超過惡趣，不入聲聞辟支佛道。以超過故，爾時帝釋三十三天，以天妙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天曼陀羅花等，天栴檀香及餘末香，種種金寶，作天伎樂，為供養般若波羅蜜并諸如來及文殊師利，以散其上。作是供養已，願我常聞般若波羅蜜法印。釋提桓因復作是願：『願閻浮提善男子善女人，常使得聞是經，決定佛法皆令信解，受持讀誦為人演說，一切諸天為作擁護。』」

爾時佛告釋提桓因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善男子善女人當得決定諸佛菩提。」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得大利益功德無量。」

爾時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反震動。佛時微笑，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來印般若波羅蜜相。」

佛言：「文殊師利！如是如是。說般若波羅蜜已皆現此瑞，為印般若波羅蜜故，使人受持令無讚毀。何以故？無相法印不可讚毀。我今以是法印，令諸天魔不能得便。」

佛說是經已，爾時諸大菩薩及四部眾，聞說般若波羅蜜，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七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寶髻菩薩會第四十七之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靈鷲山，與大比丘眾四萬二千，菩薩八萬四千俱，各從十方諸佛世界而來集會，皆已通達一生補處，得無所著無所罣礙，從勇猛伏三昧出生，獲上蓮花三昧、金剛道場三昧、善堅住三昧、淳淑修三昧、幢英王三昧、金剛三昧、淨德事三昧，分別權行，皆得親近諸佛之法。在佛樹下多所降伏度諸魔界，而得建立諸佛之土。逮成無盡所說總持，得知眾生一切根原，以妙辯才可悅諸心，為師子步猛無所畏。若入眾會，應順時宜宣文字句成就諸行，則以威相而自嚴飾。捨於世財棄諸外道，功勳顯布聲徹十方。諸佛諮嗟德不可量，悉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而成，從無數劫百千那術修治道業。覩見一切眾生之疾，應病與藥皆令瘳愈。入於深妙明緣起法，以捨斷滅有常之事。其行清淨志無瑕穢，心性鮮明開化群生，各各攝護令得其所，曉了教誨意得自在。勢力堅強不毀慈心，信戒聞施慚愧智慧，具足七財欲化眾生，以善方便現處閑居。所用修力善誓諸願，聖德無量心如虛空。其名曰：光觀菩薩、常明曜菩薩、光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師子意菩薩、師子步菩薩、師子雷音菩薩、尊意菩薩、金剛意菩薩、金剛步菩薩、金剛幢菩薩、金剛志菩薩、步不動迹菩薩、獨步世菩薩、善明菩薩、蓮花目菩薩、蓮花淨菩薩、寶淨菩薩、鈎鎖菩薩、寶幢菩薩、寶事菩薩、寶印手菩薩、德曜王菩薩、淨王菩薩、執離意王菩薩、

電光嚴菩薩、虛空藏菩薩、濡音菩薩、雨音菩薩、不離音菩薩、意淨菩薩、電音菩薩、解縛菩薩等，十六正士溥首之等，六十聖士眾香首等，三十有二清淨行士慈氏之等，皆是賢劫諸菩薩也。降魔天子、淨復淨天子、善妙天子、賢護天子、獲勝天子、意勝天子、寂化音天子、善思天子，等類二萬，皆悉大乘。四天王天、帝釋、忍迹梵天、魔子導師、濡美天子，并餘諸天、龍神、捷沓怛、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等及人非人，不可稱計。

彼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眷屬圍遶而為說經，坐大清淨師子之床，勇猛無畏為師子吼，如日普照若月盛明如火消冥。其座暉赫威光巍巍，超踰釋梵。佛身特顯，猶須彌山現于大海。所說經典上中意語靡不妙善，義美具足究竟清淨，常修梵行廣演恩慈。宣菩薩行講菩薩法，所當遵修名曰淨行。

爾時東方去此佛國九百二十萬佛土，世界名善變，其佛號淨住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時佛左右有一菩薩，名羅陀隣那朱（晉曰寶髻），與八千菩薩俱，於其佛土忽然不現，至此忍界住于梵天。以一寶蓋覆斯三千大千忍土，普雨天華其色若干。在於梵天而說頌曰：

「諸天人民獲善利，心願見佛釋師子，為消惱熱諸俗事，心願堅固志佛道。無數菩薩如江沙，以精進力行超越，降伏魔眾億百千，得成佛道離垢憂。吾從東方而發來，其世界名曰善變，在彼淨住佛左右，欲得稽首釋師子。假使有人欲聽法，若覩十方諸菩薩，設欲歸禮彼世尊，速疾來到靈鷲山。諸導師眾難得遇，經典之要甚難值，人身難得及閑暇，篤信禁戒誠亦難。假使今時造德本，則見眾生處邪冥，便能開心令滅度，速行俱詣於最勝。若欲解棄三惡道，獲致安隱天人處，逮得無為消生死，則當往詣無等倫。為良醫王施甘露，尊猶導師示正路，彼為法王執尊寶，降伏一切眾生趣。」

於時寶髻說斯頌已，以此頌音告于三千大千世界。賢者舍利弗聞說斯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此妙頌義為從何出？」

佛言：「東方去此九百二十萬佛界名善變，佛號淨住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其佛左右有菩薩名寶髻，與八千菩薩俱到此忍界欲來見佛，稽首問訊咨受經典，并欲見十方諸會菩薩，故住梵天說此頌耳。斯頌之音普聞三千大千世界，令無央數眾生之類殖眾德本，俱來詣佛。」

於是寶髻與八千菩薩及無央數諸天子眾周匝圍遶，鼓百千伎、雨諸妙花、演大光明動三千界，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各遶七匝正住佛前，八千菩薩亦復如是，諸天子眾悉皆侍從。寶髻菩薩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淨住如來敬問無量，所志康寧，住於輕便，勢力安乎？蒙天中天鄙身詣此，願垂恩慈，為諸菩薩大士之眾，班宣道教所當應行。菩薩住此，得究竟成具足清淨，而普被服一切德鎧，積累眾善平等之行，淨修其身。皆見一切群生所念，觀其相行而隨開化，則以智慧為淫怒癡而講說法，令致妙行。若有眾人住於邪法，便為演示平等之教。為諸如來所見覆蓋，眾生之類皆得蒙賴，一切諸魔不能得便，逮覩諸佛無所罣礙。敢可遵修皆成如來清淨之行。如此之義何因致乎？」

佛告寶髻：「善哉善哉。族姓子！乃問如來如此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解說諸菩薩等所行清淨。」寶髻菩薩與諸大眾受教而聽。

佛告族姓子：「菩薩有四事法，所行清淨。何謂為四？一曰行度無極，二曰常當遵修諸佛道品，三曰具足神通，四曰開化眾生；是為四。行度無極，所可勸助靡不周普入眾德本。道品法者，遊于大慈，曉了應時慧之所入。具神通者，分別人民心念所行善惡之業。化眾生者，大哀堅固，明識志性之所歸趣。」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施度無極所行清淨？謂所可習慳貪之心，皆棄捐之習布施心。已能放捨壞於貪慾瑕穢之事，興勸布施，一切所有惠而不吝。彼行施已，而於四事不造若干。何謂為四？一曰眾生之類無有若干，二曰一切經法不各各異，三曰所可勸助亦無差別，四曰

志性所施亦無若干。彼何謂於諸眾生無有若干？不興此念：『吾當施某、不施於甲。施某福多、施甲福少。厚施於某、薄施於甲。好供施某、趣施於甲。常當施某、時一施甲。親自斟酌授與於某、不自勞身授與於甲。盡用施某、粗施於甲。此人奉戒、斯人毀禁。此人眾祐、斯人寡祐。此人能畢眾祐之德、斯人不能。此人修正、斯人行邪。此人奉行平等之業、斯人墮落反邪之業。』」

佛言：「如是族姓子！菩薩布施，皆當棄捐如是輩心，修平等志不懷若干。常念眾生等心應之，而以開化平意識戒，慈悲喜護無所遺忘。所謂等者，猶如虛空都無增減，是謂眾生無有若干。」

佛告寶髻：「何謂諸法不各各異？假使說法而宣平等，亦不念言：『奉修法者吾當與經、不能順法則不授也。若使普備一切法者吾當與之、不能具法吾不與也。』欲興道教行法施者，施於凡夫不謂損耗、施於聖賢不謂長益。又計諸法本悉清淨等無差特，以是之故所施當等。是於諸法不各各異。彼所施與供養之具，有所勸助亦無若干。若布施時不作此念：『吾當獲福，望於帝釋梵天人位。』不願國主豪尊長者，亦不慕求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志饒財珍寶重貨眷屬侍從，亦不貪羨五趣生死。所周旋處，不求聲聞緣覺之乘。敢可所施則用志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勸助而不差別。諸可放捨，志性在道無差特心，合會別離初無增減，不望相報，唯欲開度諸不及者越于彼岸。其心質朴而無諛諂，懷抱篤信內性淳淑，未曾悔變。施所珍愛其心歡喜，若有來求意能惠與益用悅豫。是族姓子志性所施亦不別異，斯謂菩薩施度無極無有若干。」

佛言：「復有八事，棄捐邪徑行布施業。何謂為八？不見吾我、不見有人、不見有壽、不見斷滅、不覩有常、不住三處、不見無處。若布施者，則當嚴淨於是八事。菩薩布施，棄四住業。何謂為四？一曰捨於非法，則以經典開化凡夫；二曰捨聲聞意，志于大道；三曰捨緣覺法，修於平等；四曰遠於止處諸所倚著。是為四。當復離於四事

思想。何謂為四？一曰常想，二曰安想，三曰淨想，四曰我想；是為四。復有四事，為清淨施。何謂為四？一曰身淨，二曰言淨，三曰心淨，四曰性淨；是為四。復有三事施，越諸罣礙。何謂為三？一曰捨於惓惓，二曰棄捐懷恨，三曰離於小乘；是為三。復有三事，捨於應施離諸恐懼。何謂為三？一曰貢高，二曰輕慢，三曰魔業；是為三。復有四施以法見印。何謂為四？一曰內空，二曰外空，三曰人空，四曰道空；是為四。復有四施專惟精進。何謂為四？一曰飽滿眾生，二曰具足諸佛之法，三曰備悉成就相好嚴容，四曰淨治佛土；是為四事。復有四施心常不捨。何謂為四？一曰意常念道，二曰常欲見佛，三曰修于大慈，四曰滅除眾生塵勞之穢；是為四。復有三施嚴淨道場。何謂為三？一曰淨我，二曰淨人，三曰至道場淨；是為三。復有四施所與清淨。何謂為四？一曰以慧布施，二曰則能可悅眾生之心，三曰曉了勸助，四曰明解觀察經典；是為四。」佛告族姓子：「是為菩薩所可修法，施度無極致清淨行。」

佛告族姓子：「菩薩行戒度無極，有一事致于清淨。何謂為一？解菩薩心而無等倫，其心超過一切世間最尊無比，越諸聲聞緣覺之意，心能降伏一切諸魔，入於眾生所至名德為無量寶，諸遵習法普有所護心未曾忘；是為一。復有二事，戒度無極為清淨行。何謂為二？一曰常懷慈愍無害眾生，二曰心志於道調柔性行；是為二。復有三事戒無極淨。何謂為三？一曰身淨，淨身三事戒無闕漏究竟備悉；二曰言淨，一切所說無有諛諂；三曰意淨，蠲除諸穢貪欲危害。是為三。復有四事戒無極淨。何謂為四？一曰其戒清淨，二曰奉禁不毀，三曰以此戒法教化眾生，四曰見持戒人敬之如佛；是為四。復有五事戒無極淨。何謂為五；一曰不歎己身，二曰不毀他人，三曰捨聲聞志，四曰離緣覺意，五曰無所貪著；是為五。復有六事戒無極淨。何謂為六？一曰常念於佛不毀禁戒，二曰常念經法順修其行，三曰常念聖眾不違佛教，四曰常念於施普捨塵欲，五曰常念禁戒不復貪慕一切五趣，六曰常念

諸天宣眾德本；是為六。復有七事戒無極淨。何謂為七？一曰篤信樂諸佛法，二曰常自念慚為眾重任，三曰念愧思道品法而不自大，四曰仁和不惱彼我，五曰無害畏於後世殃罪之患，六曰不煩擾人止心憂感，七曰見諸眾生在苦惱者而愍哀之；是為七。復有八事戒無極淨。何謂為八？一曰無有諛諂，二曰無希冀心，三曰不貪利養，四曰捨於慳慳無所依倚，五曰己身所有而知止足，六曰行賢聖禪具足澹怕，七曰處於閑居不惜身命，八曰樂於獨處遠離眾會好於道法、畏懼三界不取無為；是為八。復有九事戒無極淨。何謂為九？一曰無所趣律教化眾生而令得度，二曰稍漸習定修治其原，三曰令心究竟不懷惱熱，四曰求於靜漠止心所念，五曰習行威儀禮節之正，六曰超度禁戒不見己身，七曰未曾欺惑愍哀群生具足大乘，八曰究竟成就戒法之業使不缺漏，九曰心常懷念勸助德本；是為九。復有十事戒無極淨。何謂為十？一曰淨身三事；二曰淨口四事；三曰淨意三事；四曰念棄諛諂；志性質直而不細碎；五曰心性普入靡不蒙度；六曰一切所覺而知節限，愍哀為本悉解諸結；七曰心無剛鞭，教化眾生悉調和業；八曰常修己身，見諸等類恂恂恭敬；九曰於諸眾祐勸示法事；十曰奉以衣食使離世業。是為十。復有二事戒無極淨。何謂為二？一曰有毀辱者，寧失身命終不毀戒，不興想念、不慕財業；二曰無所周旋亦不貪求，一切諸法戒空無像。復有二事。何謂為二？一曰內淨，除諸衰入；二曰外淨，捨諸境界。是為二。復有二事：一曰淨其道心，解自然相故；二曰戒品清淨，無諸相故。」佛告族姓子：「是為菩薩戒度無極清淨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忍度無極所行清淨？若罵詈者默而不報，是口清淨。若撻捶者受而不校，是身清淨。若瞋恚者哀而不慍，是心清淨。若毀辱者而不懷恨，是性清淨。又若聞人發龜獮辭，以護眾生不興忿恨。設有刀杖加身瓦石打擲，護於後世而不懷害。節節解身不以憂感，將順道故。見人求乞不起瞋恚，濟四恩故。發于慈心不惱恚者，親佛道故。造悲哀心，具足願故。功勳流布莫不奉命，多所愍故。

仁心德稱所可布施，為道法行棄魔天故。又念佛道而行忍辱，成佛身故。若念覺意而行忍辱，具十力故。若念於惠而行忍辱，欲備三達無罣礙故。設念愍傷而行忍辱，成大慈故。念度虛妄而行忍辱，究大哀故。念如師子無恐懼者而行忍辱，無所畏故。念無見頂而行忍辱處於眾生，不自大故。念具相好而行忍辱，普欲救濟一切世故。具諸佛法而行忍辱，成通慧故。」

佛告族姓子：「有二事法淨忍辱力：一曰精修道業，二曰合集義力。彼所可言，若能忍辱身心無倚，是集義力。於一切法而無所著行忍辱者，是修道義。有淨忍者能忍眾生，了知無人堪任諸法，悉為澹怕，是為淨忍。所以者何？於彼亦無可忍及與非忍，於一切法無所逮得，乃名曰忍。計於忍者亦不可獲，於一切法無所著者，乃名曰忍。其無所倚忍無處所，不受諸法是曰為忍，不以所取為忍辱也。其有不計我人壽命之法，是曰忍辱。不著身命，察如牆壁瓦石之數，乃曰為忍也。」

佛告族姓子：「菩薩有二忍：一曰曉了身分散事，二曰明識諸法皆悉本無乃成忍辱。是為菩薩忍度無極行清淨也。」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進度無極為清淨行？不捨道心，所可興業未曾怯弱，常遵勤修而不睡寐，不離德本積累功德，不以退還於度無極。若造行者方便求法，堪任為人講說經典，護于正法多所度脫，不厭大慧開化眾生，嚴淨佛土度于小乘，具足本願究竟聖慧。未曾違失施戒博聞，親近權慧已至福家，當以何意勉濟群生令無憍慢，是謂精進。彼何謂淨？若曉了身猶如影響，所言柔軟識不以倦，其慧究竟而心淨寂，明於所行永不可盡，分別諸滅以慧消化，而成一心慧無所起。彼以三事離於精進：一曰倚著因緣，二曰行顛倒事，三曰望想之滅。若於三界無所倚著，是為精進。復有三事。何謂為三？眼無所著，不倚於色不貪於識。耳聲識、鼻香識、舌味識、身煖識、意法識，亦復如是悉無所著。彼無所受亦無所習，故曰精進。無施不慳、無戒

不犯、無忍不諍、無進不殆、無禪不亂、無智不愚，不造德本亦無不善，不求佛道不得聲聞緣覺之地，其無所行亦無不行，則便速成二精進淨。何謂二？一曰內無所住興諸因緣，二曰捨於外見眾想諸識；是為二精進。復有二淨。何謂二淨？一曰於內寂定，二曰不遊於外亦無放逸；是為二淨。其根精進，於諸所行而無所行亦不輕戲，是為菩薩進度無極清淨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寂度無極清淨之行？慙懃合集一心之事，觀所應察而以正受。彼若一心禪不著色，棄捐痛痒思想生死識。彼若禪者，不著眼耳鼻舌身意識。彼若禪者，不貪色聲香味細軟法。彼若禪者，不著地水火風空，不著帝釋日月梵天尊豪之位，不著欲色無色之界，不倚今世及與後世，不住於身亦無所處，不倚言辭心不疲懈，悉無所住無卒無暴，不住邊際得無所念。彼若禪者，不計有身、不興諸見、不貪我人壽命、不見微妙不可事、不見斷滅不覩無常、不見生滅有處無處。彼若禪者，亦不永盡眾漏之源，不著諸佛，不入寂滅果證之跡，亦不長處於無所行。若行禪者，一心解空不以空為證，求於無相無願，不以無相無願為證。被大德鎧行無極慈住於大哀，一切具足奉行空事。何謂具足行空？不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不想善權諸所開化，不想慈悲喜護，亦不悵望入於聖慧。不想道心有所觀察，不想志性意有所應，不想四恩慧施仁愛，利人等利一切救濟。不想其意安詳而有所存，不想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及八由行。不想寂默而觀察法，不想調定柔濡之行，不想慚愧有所羞恥，常住佛道未曾斷絕。隨法眼教執於炬曜，從聖眾戒常修鮮潔，立觀眾生成就佛身，以德莊嚴而從世雄，聞具足音奉佛三昧，獲於正覺神足之辯，受十種力住無所畏，逮於微妙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不與聲聞緣覺合同。拔去止處諸欲塵穢，不離神通開導眾生，四分別辯精進明了，現世度世之法教化眾生。與眾超異質直出家，度於駛水而過泛流，斷諸所有所可住處，自然靜寞法教澹怕，觀於身法無所貪愛，志於佛法

了自然想。越諸住行默口言辭，有所說者常宣佛語，以此至誠消滅常然開化眾生。是曰具足行空。」

佛告族姓子：「譬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悉為畫師，各有所習，巧能不同、所善不等，或工畫屋宅不工畫體，或便摸者不能博彩，或工於手足巧於耳目，或頭首不端身形姝好，或有不能。所習各異，或能可人或不可人，所知殊別容貌不同。王盡召畫師，應時皆至。王令畫作三界諸形，而告之曰：『各自畫像以持示吾。』皆合眾師聚於一處，各各畫形。一師最上悉得其體。族姓子！所憶云何？為能普備諸所能不？」

答曰：「唯能。」

佛言：「借引為喻，當解斯義。如一畫師悉圖諸形，各各得體不失其旨。其學此法亦復如是，慙慙精進淨修梵行逮成佛法，以一正行悉具眾事。由此之故，具足空行靡所不達，便得成就一切佛道，皆除塵欲顛倒眾想，貢高自大不樂放逸，雖處眾穢不與合同，是謂菩薩具足空行。」說是語時，八千菩薩普備空行。逮得法忍。「是為菩薩寂度無極清淨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智度無極清淨之行？有十二事為清淨行。何等十二？見於過去慧無罣礙，見於當來慧無罣礙，見於現在慧無罣礙，有為無為皆能曉了，一切世間所有術藝，當可造業明解度世，分別說於真諦之義。知其所習宣其本末，一切眾生諸根所趣，柔劣明達中容之人，去來之慧無所罣礙，其聖巍巍超逾世智。悉見眾生志性所行、形色變異，難解難逮深奧之義，消化諸見。離於眾邪諸所住處罣礙之事，入于聖慧普周眾生入於法慧。明解聖藏義之所歸，了真所入。其明所照無所錯亂亦無所礙，觀察時節所樂無量，所見諸事咸皆了了無所違失。覺識誠諦實不滅盡，彼所觀察一切無拒，以用一行而無所行。皆見眾生之所奉行威儀禮節，世間人民心志所趣菩薩悉見。不離於世而皆超度諸世境界，尚未成就佛之土地皆越一切所作因緣，開化

眾生過於諸行而普究竟眾德之行，廣度一切因緣心行。皆見眾生心之所念，護世間法莫不周遍，不捨世俗所行信入眾生之念，計其智慧無有卒暴，不犯巖嶮諸根寂定，未曾疲懈不以為亂。永觀聖慧常與德合，詣於佛樹而坐道場，降伏眾魔捨於外道，行有所受聖曜普徹亦無所取。大聖所逮得諸佛住可悅眾生，悉見定慧普入眾義，一切諸法皆為同味，執權方便智度無極，越於彼岸不可限量。此乃名曰智度無極。皆能曉了一切因緣，所興眾想、瑞應怪變、心行所念，令得過度，是則名曰度於彼岸。又計此慧有二清淨：一曰無礙慧想清淨之行，二曰嚴淨，莫能有人當其慧相。復有二淨：一曰淨除顛倒，二曰淨去諸見。又彼菩薩所行智慧靡不普入，聖明備悉，曉了眾生達識經典。其菩薩者以此智慧解無所有，皆入勞塵親化愛欲。在諸所生處于諸界，建立智慧遊諸境土皆了境界，誠諦智慧不度彼此不處中間。其慧普入，見於十方無所罣礙，用無蔭蔽致無邊際。見誠諦慧，明曉一切諸法本末部黨時節，已能識別真諦智慧，義之所歸無應不應、無合無別、無懈無進、不雙不隻，計於諸法亦無應合。

「又族姓子！菩薩若行智慧事者，以慧為舍則成福堂，篤信名德道法之室，住於總持分別智辯，一切備悉具足慧事。是族姓子！菩薩奉修智度無極清淨之行。」說此語已，彼時會中二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八千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五千比丘漏盡意解，一萬天子遠塵離垢諸法眼淨。時諸天子舉聲歎曰：「若有眾生逮得聞是諸度無極清淨之行道法門者，則為諸佛所見授記。何況有聞能奉受持諷讀誦，行如上教乎！」

佛告寶髻：「何謂菩薩佛道品法清淨之行？自觀其身知本無身是為意止，則以二事而立其志。何謂為二？一曰察於荒穢，二曰觀清淨行。何謂荒穢？此身無常積滿不淨，是身薄力劣而無勢，是身化立如傾危屋。何謂觀淨？吾當以此不淨之身精勤解空，得如來身法身。法身巍巍德身無限，為諸眾生示現色像悅可一切。是族姓子！觀身二事

以立其意。又族姓子！菩薩觀身了無身已，得淨二法。何謂為二？一見無常，二察有常。是身無常不得久立，老病俱合會當歸死。已達此義，不用身故而造邪業，以不會身則修堅要、行三堅法：一曰身要，二曰命要，三曰財要。此身無常，一切眾生以為貴重，何所益乎？當行愍傷。何謂身要？身不犯惡，謙卑恭順稽首博智。何謂命要？歸命三寶，奉修十德六度四等。何謂財要？捐已布施給諸貧乏。身非我有，口之所言皆多有失，從致諛諂龜辭不正。用是之故，悉棄此行不復為非。已見無身不保壽命，假使被害不犯惡事。曉身非常為分離法，不犯非宜，一切所有施無所貪。已解無身，所獲善德功勳顯著不可稱限。何謂有常？設使觀身了無身者，以時攝取心所了慧，勸一切智不違佛教，不失法言不壞聖眾，勸化群黎執御人民，是謂有常。所以言常，不可盡故。所言無盡，謂無為也。與道合同，無終無始玄妙永存，此謂無為。其無為者乃為常耳。菩薩在彼，以諸德本觀諸通慧至於無為，是謂有常。所以言常，以空無相無願之故。修菩薩道常奉空行，觀於無相不著無願，普具一切精進之行，是謂有常。所言常者謂如虛空。菩薩等心如空無異無有思想，如是行者乃為菩薩是謂有常無上正真。」

佛告族姓子：「菩薩觀身了本無身，則曰意止。一切人身皆悉本空，以解身空意無所著，觀眾生身立在佛身。當作是觀，若如來身無有諸漏，吾身亦然。察於諸法，奉行道義不失佛教。得無漏身而觀眾生分別諸相，以無漏身無漏清淨本際亦淨。如其德本興立諸行，勸助德本亦無諸漏，以能逮成無漏法者能住諸漏。何謂諸漏？一曰欲漏，二曰有漏，三曰見漏。彼斷欲漏，設生欲界開化眾生。若斷有漏，遊在生死於諸所受教授人民。又見漏者，則是無明癡冥之漏。菩薩於彼精進不懈，究竟精進拔其根原。彼若觀身奉修意止，超度往古諸不應行，離於眾穢而遵澹怕，乃為觀身便無所度，亦無所生則無所為，乃為觀身。假使觀已不見有身亦無所察，捨於貪身不計吾我，已無吾我則無所貪，已無所貪則無所諍，已無所諍則無殃釁，已無殃釁逮得

法忍，已得法忍則無所歸，已無所歸則無卒暴，已無卒暴不住自大則住於法，已住法者不行非法。順法行者常與法俱，修道法者則逮法慈，已受法慈則聞法音，已行法音不聞界音，已寂界音便逮三昧，而已正受則觀審諦，已觀審諦則無所想，已無所想則無所作，已無所作則無非作，已於諸作無作非作致正真法便等諸法。已等諸法，便逮通慧一切之智。是族姓子！菩薩觀身了本無身意止行淨。」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痛痒意止？謂觀痛痒本無痛痒，乃為意止。觀諸苦痛，皆見眾生諸在患難，為之雨淚逮成大哀。作是惟念：『眾人在惱，若得安者乃無痛痒。』」則為斷除一切危害。乃致觀痛知本無痛，意止所行已滅痛痒，為諸群生被大德鎧，先自消身非法之行，亦不想念滅已痛痒。若有遭痛，普為一切執御大哀，為示永安長消眾患。為貪欲人興發大哀，先除已貪不為欲縛，設身遇苦不以為難。為瞋恚人興發大哀斷已恚結，彼則觀見不苦不樂之痛痒也。為愚行人興發大哀滅已癡縛，彼觀痛樂則無所著，消壞諸結而自由安。若得苦痛不以憂感，捨諸有為，則能遵修令無苦樂以壞愚癡。若遇樂痛無所積聚，若遭眾患了身非常，觀苦痛痒察痛無我。彼觀樂痛修行安隱，其觀苦痛則為瘡病，以是之故名曰不樂不苦。設使觀見諸所有安皆歸無常。其有眾苦，計於苦者不苦不樂，則亦無我。菩薩若見諸安樂事，明識一切本則無安，是觀痛痒。知痛無本適起尋滅，曉了諸法不得久存，察於萬物焰生忽沒，視一切法所生如影，從何所來而尋散滅？觀諸法本如瞻手掌，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即便了之，無所從來去無所至。以觀諸法不以為患，普見一切篤信休息，因此成道。以成於道，亦無所得不復退還。所以者何？以能逮見一切眾生根本所興則求滅盡，不為己身而求滅也。是族姓子！菩薩大士善權方便，執御大哀觀於痛痒，了本無痛意止之行。消諸所見，明識於此，不以遇於三界諸痛滅取證際也。彼於眾痛觀佛歎本，曉了諸痛寂默恬澹，本無所有亦無遭患永無遭患。諸法皆空離於吾我，徒見合會依於因緣，悉無有主亦無吾我，

捨諸所見無所長育。彼觀如是則真諦見。因緣所合皆不可得，已不可得便作是察如因緣空，從是興立諸法亦空。已達空義，乃為觀痛本無痛痒，為意止也。所謂寂寞，身澹怕故，選擇諸義道聖慧，是族姓子！菩薩觀身痛痒了本無痛意止淨行。」

佛告族姓子：「菩薩觀心了本無心為意止行，立於道心以得立心，以己意慧求其心本，不見內心不見外心不住內外。察其心本不見五陰，無諸種無諸入，其心寂定。求其持處從何所起？則更思惟心從緣起。尋復思惟其心為異，因緣異乎？即復自了。設因緣異其心異者，則有二心；設使因緣是心、心是因緣，以是之故心不見心。計於心者非不見心，猶如虛偽，無實諸塵住於虛空。利刀傷指本時為瘡，指瘡已差無所患苦。如是族姓子！心亦如是，由是之故心不見心。心所見者則無所見，應觀如是心所住處，亦不起罪不見斷滅，不念常存亦無有身。身如牆壁，因緣不亂不離愍傷，亦不有是亦不有異，是為心也。持心如是。心動為法，心無所住亦無所行，心不可見心相自然。作是曉了，所見若茲不離所見，其心寂然明識無本，是為菩薩觀心無心為意止也。

「又族姓子！設心不起而不可見，則無有想無應不應，亦無輕慢則不放逸，是為觀心知本無心為意止也。又如心無色，其因緣合及與辯才亦復如是。德本無色，如心無為德亦無色，所勸道心亦復無色。設使道心及與勸助無有形色，道亦如是悉無所有，是故言曰如其心者行亦如之。計若勸助道心亦如，如其道心人心本淨亦復如是。道心本淨，一切諸法亦復如斯。如此心者曉了普入，是為菩薩觀心無心為意止也。眾患所惱未曾停住，猶如獼猴及河駛水，亦若油燈光曜所出忽然遠遊，無有身形而易退轉，貪恡諸界六情之患以為屋宅，須臾變異各隨所應。心無有處而獨遊行，無有堅要亦無不要寂然獨觀，是謂觀心無心意止清淨。心所入慧心之法界，慧心所住其明本淨鮮潔無穢。知心真諦心了現在，目之所見心法平等，慧亦如心心等三世，已能平等便知真正，心慧自然無能護持觀不可見，是謂觀心無心為意止也。

計其本淨則為自然，心亦本淨了眾生心，以心淨故開化人民為其說法，以能解知己心自然，一切眾生亦復自然。若能分別心如是者，見其心相而為說法。如心相自然，眾生心相自然如此，若能達斯相者，為其說法己心則空，眾生之心亦復為空。已解此空為其說法，等御己心。若能等御而為說法己身則等，己等己心則等眾生，己等眾生則等諸法，己等諸法則等諸佛。曉此真諦，不令其心離於貪欲不處於欲。心已止者，則入法界趣於自然，心無所住於法無動。是謂菩薩觀心無心意止清淨。」

佛告族姓子：「菩薩觀法知本無法為意止行，即自念言：『法起則起、法滅則滅，計於本末亦無我身，人壽有命人與非人生老病死終沒所趣，於此諸法諸法合會。因其合會而為習俗，設無緣合則無有此，從其習樂因成緣會，則興善本及與惡本，以歸無常無有緣會，不從無習而起諸法。』彼觀如是曉了諸法，見所歸趣亦無所有，空無相無願所作功德及無功德，彼諸所行如幻無常，當奉精進設興因緣。有十尊行極上無蓋，除去因緣志于大法。何謂為十？身淨無穢，諸相種好無能見頂。超度一切諸所侵枉，志性清淨具足十事。其心清淨具足正行，六十億音口之所說可悅眾生。其心淨者常懷慈仁，愍念一切無所加害。其意常定未曾有亂，辯才清淨，有所講說應于法義，辯不可盡。大慈清淨，勸化眾生一切令樂泥洹之界。大哀清淨，無央數劫不厭生死。淨十種力，曉了眾生根原所念各各不同。清淨無畏分別執御，無央數法眾生積聚，欲具諸佛不共之法。去來今慧三世無礙，諸佛法淨用能自在，歸聖慧故；是為十。彼已逮此尊妙極上無蓋大法十事之行，稱量思惟不以厭倦，積累功勳而不毀墮，無德之行愍懃精進。何謂諸法根原所來令無處所？度於所住諸宿塵勞，已曉萬物一切無常，便能興成無常三昧。得是定者無堅要想不亂三昧，從其本願示所向生，來有所入而復出生，則以班宣功德之行開化眾生。是族姓子！菩薩大士善權方便，普說經典觀於諸法，達本無法為意止也。其有致道遵修經典，

若能曉了道品之法，不作眾善不見有常，亦無所著不除惡法，道心所見所在無斷，亦不計常不墮斷滅。若有菩薩棄捐見常斷滅之事，執心平等而無所住處於中間。何謂中間？不應念行，無明眾冥悉除去此，是謂中間。無有教令無可誨授，無言無說，是謂中間。取要言之，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痛、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感之患，惱無可會皆已除盡，是謂中間。其所教者無有智慧亦無處所，是謂中間。其中間者，無有驛使亦無遣者。如是宿處計彼所有，無有教令無訓誨者，計是本末不可決了，未有所處不可捉持則無所著，寂寞澹怕忽然已滅，是謂中間。譬族姓子！呼響所出無有處所，其趣親近音生於對，若見諦者墮於真偽，是為中間。無言無說，彼則無見亦無所處。如是族姓子！所因興發識色之事及所教令，所因合成從二緣對，其中間者無教無說，是謂中間。因緣合成不用義理，其義理者則不可得，其不可得則不重來，其不重來是謂中間。又計我者則了無我滅寂於此，於我不我自然清淨，是處中間計人壽命，於人壽命而無所見清淨自然，是謂中間。於想無想而無想樂，是謂中間。所興顛倒所得之事而無所有，是為中間。虛妄愚癡至誠之教悉不可得，是謂中間。此岸彼際消化己身令無所著，有為無為不行諸習，是謂中間。蠲除生死而去泥洹悉無言教，是處中間。」

佛告族姓子：「其觀於法了法本無為意止者，不壞法界其意自然而得意止。彼導法界曉了諸法，計其法界及與人界，於彼法界亦無所壞不毀人界，人界法界此二事者等如空界。彼以一界普見諸法，以慧眼見，則用法界觀佛所行。假使有人不選擇法彼則無見，以是之故諸法若干，見無本法不觀若干。若以觀法見本無者，不肉眼見、不天眼見、不慧眼見。所以者何？計使眼者，不受於想不肉眼見，彼眼不墮生死之行。若以天眼無所見者，不用彼眼行於放逸。若以慧眼無所見者，彼為觀法了法本無，普見諸法無有處所法無所住，已見諸法無所住者則行法意，便不違失往古所誓，是為菩薩隨諸佛教而自立意，敢

可觀察深妙之法不捨道心諸通慧矣。是為族姓子菩薩大士觀本無法意止淨行。」

佛告族姓子：「是四意止行四精進。何謂為四？觀身無身，棄捐計實不淨為淨顛倒之想。觀痛無痛，棄苦為樂顛倒之想。觀心無心，蠲除無常計有常想。觀法無法，捨遠無我為我想者。於四顛倒而修平等則無所著。菩薩若能行平等者，則能清淨一切諸行。菩薩奉此平等清淨微妙行者便逮法忍，名四意斷亦得法忍。何謂意斷清淨？行者講說道法，以此因緣善本法行自然隨順，不從惡本不發瑕穢，諸不善本萌芽未生不令興起，為奉精進。諸惡適起非法之事尋便滅之，為修精進。諸善法事未興起者，勸令發生。以興善法益加精進，令其具足不使忘失，為行精進。又復菩薩本行淨業能自制護，不失善法得自在住，漸稍長育顯揚善法，善法已興不復忘失。彼族姓子如是行淨此四意斷，其菩薩行心得自在不亂精進，其淨垢濁不與俱合，清淨無垢不違佛慧，則從道教行于大哀，心心相見覩其所念，不失精進已行平等，曰得意斷。所以者何？從等安祥不用反邪，以因安祥不從反邪，便逮意斷平等三昧。已得三昧，名曰平等四意斷也。」

佛告族姓子：「若能修行此四意斷，則能奉行具四神足。斷除貪欲奉行精進，則令道心靜然無穢所思薄少，已去非法則逮輕便，致成大哀精進輕舉。獲權方便已誠輕舉，因是之故成四神足，昇于道堂得四自在。何謂為四？於壽自在，已得長命由己無限，在短命中具無量壽勸化眾生，在長命中聽省說法，或有厭倦現於短命，使渴仰法慇懃求義，在在所生天上人間，各得自在於其壽命。是為第一逮得自在。又族姓子！身口自在，其人身口逮致由己，心不倚身逮意現形，隨其容貌而示色像，因其眾生威儀禮節體之好醜長短善惡，思惟正定以何律儀而可開化？菩薩則從變其形貌，坐起進止發意之頃，化一切人蚊行喘息人物之士，身形顏色皆為一類而為說法。是為第二而得自在。又復於法而得自在，在於三界執御度世之正典不行俗法，則隨習俗普

現變化，亦不捨遠度世之慧，亦無所失至無礙慧深奧之道、十二緣起因緣之法而見迷惑。若生天上及與世間，隨其語言令無數人皆隨律教，從其所好上中下願各得其所，所得自在巍巍如斯。是為第三而得自在。又有菩薩建立其心使得由己，其自在者攝三千大千世界諸有大海合入一海而建立之，亦無往來而現變化。三千世界諸須彌山立為一山，使四天王及忉利天不知合散去來所趣。因而現變三千世界，而為建立諸有民人計皆知數樹木華實，令虛空中滿其水火，或化眾寶，從其所變而建立之。已能建立，發意之頃靡不蒙度，忽然如故。是為第四而得自在。又族姓子！菩薩以是四神足行而自修立，與十方佛共俱言談，坐起經行不離左右，與諸釋梵及四天王、天、龍、鬼神、揅沓怛、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一切眾生，俱共相隨談言說事，坐起行步。所以者何？菩薩神足微妙巍巍卓然有異。往古修行善法之義，無有缺漏因獲致此。何謂神足往古修行善法之義？輕便其身恭敬尊長，奉事眾祐趨走給使不以為難，謙卑下意不懷自大，口說善言悅可眾人莫不敬愛，自歸稽首禮節備悉，言行相應其心輕便，不懷慢恣無危害意。彼修謙恭自伏其意，聽受尊言順教跪拜，執心柔軟而制其志，精進修行未曾捨離。其人具足戒之禮節，身所造行與眾殊特，心不懈慢亦不放逸。從其貪欲而起瑕穢瞋恚愚癡心，蠲除此已無有貪嫉。饕餮自除，志性不起，則病瘳愈度於眾事。所負重擔由因羸劣而致此患，陰蓋眾事為去其擔。五事所受施以恩惠依橋道度，以大船度四瀆具，度一切眾生之類越於泛流。有所開化超然有異，亂者正之、逸者定之、癡者立之、毀者笑之，不礙迴波決諸狐疑，所說殊異安諸動搖。救念諸界覺諸不寤，所可愛重每以惠施後無所悔。將濟眾生勸助道意，若見他人積累德本代其歡喜。未曾歎己為身獲安，見他人安歡悅善之。易養知足不望他利，愛樂出家勸人出學。修大弘慈常懷道心，等怨親友樂如虛空。見疲極者設以車乘，則以無畏加於眾生。見學問者敬之如佛，其未學者不以輕慢。其貧匱者施以財業，若疾病

者救以醫藥令得濟命。見救護者為行恩報而以孝順，行禁戒者能自修慎。供養事之不失其意，無恭恪者勸救濟之度於世法。所經遊行不犯諸惡，於諸世事而無所著奉行諸德。是族姓子！修諸神足微妙巍巍，持行如是不失神足，常與其俱至成佛道。是為菩薩神足淨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

十七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八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寶髻菩薩會第四十七之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五根淨行？不受諸法而修道義，是為信根。願度彼岸不須御人，為精進根。不捨道意為一切故，是為意根。執御大哀欲濟危厄，是為定根。若能奉受一切諸法而修寂寞，是智慧根。又族姓子！篤信一切諸佛之法順從道跡，是為信根。奉諸佛法未曾懈倦，是精進根。念諸佛法聖義存心未曾忘捨，是為意根。修習佛定初不懈廢，是為定根。能除一切眾生疑結無所念願，是為慧根。又慕佛道不懷猶豫，是為信根。其性調柔順修精進無有退還，是精進根。勸助德本長而無損，是為意根。等演光明照於眾生救脫憤亂，是為定根。分別一切人之原本而為說法，是為慧根。超越一切諸所罣礙而無所著，是為信根。解眾生結令無諸縛，是精進根。志所奉行而無所著，獨步三界卓然有異，是為意根。知諸罣礙因緣所由，是為定根。了諸著猗智靡不達，是為慧根。又使所遵而無所惑，是為信根。化人不惑捨於非時常懷悅豫，是精進根。所從法教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不迷眾穢，不忘道義日日增修，是為意根。其心清淨奉行平等，而以正受聖慧均平而得度矣，是為定根。若於法界了無所礙，去諸非時住解

明法，是智慧 根。滅除一切諸非善本修行眾德，是為信根。遵諸善本順從經典，是精進根。積累眾善不違失法，是為意根。定意歡悅不貪樂安，分別眾生諸德之 本，是為定根。奉行眾善從其方便等修道法，是為慧根。又信勤修捨諸懈怠，意無所求無所忘失，將護定意令不迷惑，奉行智慧開化愚癡。又行信者棄捐邪法，行精進者放捨吾我，其心專一度於貪身。以能行定，裂壞諸網六十二見。其慧智者，蠲除一切猗著恩愛。是族姓子！菩薩所修五根淨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行五力淨？若計於此能立五根，奉行不捨降棄四魔，不從聲聞緣覺之乘，從於大乘未曾退還，消眾愛欲塵勞之穢，其願堅固心得自在志存勇猛，其身康寧強而有勢，諸根澹泊不壞篤信。是族姓子！名曰信力。所不當作而不為之，制御其性而令均調，是精進力。所當修者而皆行之，其意勢強，是為意力。所造道業未曾忘失以度一切，是為定力。不為色聲香味細滑眾念所危，超度一切猶豫眾結意之所住，是為慧力。又信力者，不從他教而有所受。精進力者，所當執持而不忘捨。其意力者，逮得總持不共道意。其定力者，說法平等不從偏黨。其慧力者，決諸狐疑解散眾生結網之縛。又信力者，則能具足誠信之勢。精進力者，解脫堅強度未度者。其意力者，具足解慧度知見力。其定力者，具足究竟志性之力。其慧力者，具足一切眾行之原。又信力者，能制慳貪垢穢之難。精進力者，皆能放捨一切所有。其意力者，所顯德本勸助道心。其定力者，等心遵行捨諸所求。其慧力者，諸可修行未曾望報。又信力者，釋除一切毀戒之聚。精進力者，慇懃修禁未曾違失。其意力者，具足道心令不闕漏。其定力者，輒得歸趣仁和之地。其慧力者，於諸所行皆斷生死。又信力者，離於諍訟瞋恚之本。精進力者，正念所行遵修忍辱。其意力者，具足道行亦不毀法。其定力者，先自制心令不放逸，擁護一切眾生之類。其慧力者，不計吾我

亦無人想。又信力者，棄捐懈怠眾穢塵垢。精進力者，皆得超度一切因緣，不為惡事之所見迷。其意力者，修行於道而令具足。其定力者，身得休息能諧降魔。其慧力者，於諸所作無不作。又信力者，消化諸垢眾邪之行。精進力者，合會眾生而開化之。其意力者，常一其志而勸助之。其定力者，常行靜寂未曾憤亂。其慧力者，曉了諸人所行之法。又信力者，棄於諸見所識眾垢。精進力者，常勤修行求於博聞。其意力者，嚴淨思念所行如應。其定力者，心無所生乃能逮得。其慧力者，精學堪任令致成就。又信力者，常得至誠七財之貨。精進力者，曉了分別致七覺意。其意力者，心常整齊未曾憤亂。其定力者，則致超度七識之住。其慧力者，過於八邪而無著也。無能破壞心常清淨，是為信力。奉行清淨而不退還，無淨不淨、無應不應，是精進力。清淨其意合集群類道品之法，無意無念，是為意力。其心精進修於寂寞乃為正受，是為定力。若能清淨，不為諸見之所迷惑，奉諸德本，是為慧力。是族姓子！菩薩所行五力清淨。」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七覺品淨？彼以發顯意覺品者，而得自在不共道慧。法覺品者，觀察所行則隨應時而無所著。精進覺品，所勤修行至無罣礙。歡悅覺品者，心成無所樂。信覺品者，身意休息得至究竟。定覺品者，離於志味而得達至。觀覺品者，所可造業而悉成辦。又求道心亦無所得亦無所失，是意覺品。若將護法精進日新，是法覺品。開化眾生不以厭倦，是精進覺品。設樂法樂慇懃思議，是悅覺品。若化人民滅除塵勞建立於道，是信覺品。若住等意心不懷亂，是定覺品。若能察行聖賢之慧建立眾人，是觀覺品。無憂不念若如師子，過於聲聞緣覺之乘，是意覺品。一切諸法皆悉清淨，曉了此者是法覺品。其行清淨，護身口意而無所犯，是精進覺品。淨無所著離於危害，是悅覺品。嚴修所行，所當為者而悉成辦，是信覺品。未

曾順從世之同塵，平等色像，是定覺品。未曾住於二法之行，離於漂流，常見將護救於眾生，是觀覺品。」

佛告族姓子：「所以名曰覺品者何？了了曉諸法靡所不達，分別稱量識知所趣，解其威儀禮節所歸開化眾生，彼所住處己身勤修廣行道義，除去結縛諸所拘綴，是意覺品。斯則為是賢聖之行，非是愚夫所修。說其聖行非魔所行，非是貢高自大所行，聖賢行者，此則非是外道異學之所及逮。賢聖所行，不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賢聖行者，則無眾想因緣之著。賢聖行者，便無選擇處所方面有所忘失。賢聖行者，無心意識念言之行。賢聖行者，離於見聞念知識法。賢聖行者，無有泥洹造念思想。於一切法無所行者，是賢聖行。修於經典，一切無有應與不應念與不念亦無他想，是賢聖行。於一切法悉無所住，不慕尊處所，是賢者行。於一切法而不錯亂，順行正義各令得所，是賢聖行。於一切法未曾諍訟，和同止住，是賢聖行。奉行諸法無諸法想，不失道意，是賢聖行。此族姓子！修七覺品聖賢淨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修八道法清淨之行？所謂八道行者，一曰正見。何謂正見？若能奉行一切諸法，於我不我不住空觀。所以者何？察身吾我等無差特，亦復不住觀身人空。所以者何？身人及空亦復等耳。亦復不住觀人壽命與空別也。所以者何？人壽命空。觀心平等，亦復不觀所有生死，離於終始空無之義。所以者何？所有生死及終始患，所見空者悉亦等耳。不住觀空斷滅常見有吾有我。所以者何？斷滅常見悉亦等矣。亦不計身及所觀空亦不住此。所以者何？身吾我空悉亦等耳。亦復不住見佛法眾觀空之行。所以者何？見佛法眾及所觀空悉亦等矣。是族姓子！有彼此見觀至滅度，是為正見見佛法眾，其邪見者不離顛倒也。若於諸見無所想念上妙中間，是謂正見。所以者何？如彼等觀則亦無邪。以何為見？其見

者當觀平等。見凡夫法以為卑賤，所學法者以為尊高，如是觀者則為邪觀。見凡夫法穢行未消，菩薩法者無有塵勞，如是觀者則為邪見。見凡夫法以為是漏，無所學法以為無漏，如是觀者則為邪見。見凡夫法有求衣食，緣覺之法不望供養，如是觀者則為邪見。見有小意有所悵望，菩薩之意無所悵望，如是觀者則為邪見。見凡夫法以為放逸，菩薩之法以為無欲，如是觀者則為邪見。見凡夫法悉有為事，佛之正法是無為道，如是觀者則為邪見。」

佛告族姓子：「有能察凡夫法、一切法皆本淨，其學法亦本淨，觀諸法悉自然，乃為正見也。凡夫法所學法亦空，了學法空，乃為正見。凡夫法者等於因緣，曉了如此緣覺之法因緣亦等，乃為正見。凡夫法者則為靜默，菩薩之法亦為澹泊，乃為正見。凡夫之法無所成就，諸佛之法亦無究竟，乃為正見。其正見者，心不入二不見二者，人亦無二不見吾我，則為正見。無若干見，不以若干為異見者，為平等觀，則不想念一切諸法有上中下，於一切法無所想見，乃為正見。其正見者，無若干見亦無所見，無所見者乃為正見。所可察者無有形色，以見諸法無形色者，乃為正見。是族姓子！觀一切法曉如是者，斯乃名曰班宣法律。」說是語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

佛告寶髻菩薩：「所謂正念，蠲除諸念與不念俱合集寂然，而觀智德至澹泊法，曉了所觀見於諸法。所念信者，何謂為法？何謂非法？解知諸法各各別異不相親近，以曉了是不念平等，況于信邪未之有也。於一切念無念不念，無所復思無應不應，是為正念。」

佛告族姓子：「所謂正言，其所說者不自見身，不見他人不著彼我，不危己身亦不危他，是謂正言。又正言者，等解諸法，知一切法至於滅盡，知一切法歸賢聖法及與解脫，是謂正言。奉行慈心重加愍哀親仇無別，正言亦空等演諸法，無相不願悉無所作不生不起，諸法言等，一切諸法無常苦空非身之教。其正言者，一切諸法

無人壽命，等說諸法從意緣起，如其所種各得其實，菩薩等示眾生宣其經法令行佛道。其正言淨，則為一切十方諸佛之所擁護，是為正言。」

佛告族姓子：「所謂正業，消化一切諸所造業，未曾復作諸所原基，所修業者滅眾苦惱，諸可常業悉令立虛，不興邪業離於塵勞無有穢濁，是謂正業。若有菩薩曉了此業及與諸法，於諸善本而無所造以修德行，是謂無作則為造行，為虛無要空虛之宅，是謂菩薩行上尊道為正業也。」

佛告族姓子：「所謂正命，不計有我不計有人，是謂正命。其正命者，亦不積聚一切塵勞。菩薩正命，則能淨修眾生志性，已淨志性不自計身亦無壽命等，為彼我及與法故行清淨義，是謂正命。」

佛告族姓子：「所謂正便，於此不為非法之事，心不捨德所作方便安無怯弱，修於正行淳淑近之，是謂正便。其正便者不為邪便，所作方便如其所言，不計諸法等與不等，無作不作如諸法住，順其所行而設方便。計如此法，諸佛之法亦復如是，如其寂然因為方便，諸法平等無有差特所行亦等，為諸眾生除其邪便，則以勸助於諸通慧，是為菩薩所行正便。」

佛告族姓子：「所謂正意，謂憶佛道，念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慈悲喜護，是謂正意。念於慇懃，不聽一切塵勞之穢，不從魔便。其所念者，在所向生不墮邪見，工御其意制其所念，如監門者知閉開時。除去一切諸不善念所思想，不聽邪念，是謂正意。菩薩已處於此正意，不於此中寂滅道性而取果證，是為菩薩正意淨行。」

佛告族姓子：「所謂菩薩正定，隨賢聖行，知於苦諦、斷集諦種、證盡諦種、奉道諦種，是為正定。彼若正受，等於己身亦等諸法。己身清淨諸法亦淨，己身則空諸法亦空。定意正受能如是者，

則入平等不墮滅盡，是為菩薩正定淨行。發心之頃所行平等，具足智慧一切聖福覺了諸法，是為菩薩正定淨行。」佛說是正定覺時，千六白天與人弟子行者，好樂小乘已入其法，改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護覺意？將養其心令不起生，除婬怒癡去於色著痛想行識，在於三處而無所著，獨步三界過三脫門至三達智，覩去來今無所罣礙，開度眾生除諸穢垢，猶如日明無所不曜。善權智慧隨時示現，遊於三世如水蓮花，開化一切使發道意，是為菩薩護覺道意清淨之行。」

佛告寶髻：「何謂菩薩成就神通為清淨行？又以五事具備徹視。何謂為五？逮得光明名曰天眼，普照十方消盡窈冥靡不覩耀，見一切佛所可開化多所度脫，故曰天眼。遙覩眾生終始所趣莊嚴其志，名曰天眼。皆見十方一切形色像貌種類好醜長短，其天眼者無所罣礙，意念寂滅其相無為，過諸天、龍、神及撻沓怛、聲聞、緣覺，見其本末靡所不達。是族姓子！如是比類致五神通，逮此天眼為菩薩眼。是為菩薩天眼之淨。」

佛告族姓子：「復以五事成其徹聽靡所不聞。何謂為五？聞於人聲，亦復徹聞非人之聲，亦聞地獄餓鬼畜生辛苦之音，一切十方諸佛說法悉亦聞之，一切十方諸有言語音辭不同，各各別異億萬種音皆能聽了。是為五事菩薩神通徹聽清淨。」

佛告族姓子：「復以五事知人心念。何謂為五？悉能逮知諸天人民地獄餓鬼畜生之類，本末所因心念善惡，方當來世若更受身。知去來今心念所趣，決定來處歸於邪業，眾生心念善惡所行皆了知之。察其心意，或懷貪婬瞋恚愚癡，隨其本行如應說法。是為菩薩知諸心念清淨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知過去神通清淨？謂以五事了知古世。其有受於婬怒癡者，悉自然受不熟思惟致此事耳。復解己身無央數

世便更專，惟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慈悲喜護。緣其定意而逮得此，亦從已致其受吾我，念心因緣諸相之觀。其相因緣亦從已為而自然受，思惟其心自觀其志。其入癡門亦自然受，念識此已，隨其色像眷屬勢力名稱豪貴貧賤苦樂，亦已身為皆自然行而受此患。是為菩薩知往心念清淨神通。」

佛告族姓子：「何謂菩薩具備神足？則以五事而逮神足。何謂為五？示現色身神通自在，神識音響神足悉達，心意所行神足普周。一切眾生心所娛樂神足皆別，親近所見神足咸至。坐見十方無數國土，周遍一切諸佛境界，隨其習俗現其形體，身遍一切十方眾生為其說法，令得開解發大道意。是族姓子！菩薩所行神足清淨。」

佛告族姓子：「菩薩慧眼具天眼淨。其天眼者，住於神識亦無所著，則致天耳本末清淨。住無罣礙，尋即知眾生心念靡不通達，悉知過去當來處所，悉能證明。住無所行，皆盡諸漏生死之行，便淨神足諸通明徹。所謂神通，則諸漏盡聖慧之門。菩薩於彼以此五通而自娛樂，其心不住盡諸漏慧。」

佛告族姓子：「譬如去於居邑百千俞旬玄迴之路有大國城，其路艱險眾難難計，阻邃曲隘寇賊抄掠，師子虎狼還相食噉。若出此路能到彼國，入大城者悉脫眾患安隱無量。時有一人聞彼國城恩德功勳快樂遠著，其人生年唯有一子，甚愛重念視之無厭，聞彼國名捨子而往，盡力勤行忍諸艱苦眾難之患，晝夜不懈得值陰涼，六藝備體執持五兵便得越度。到其城門住門梱上，稍復進前至第二門，開其城門而獨住立，即便憶念：『所生一子獨不得來。』以子恩情不入大城，尋更還反將其子來共至樂國。」

佛告族姓子：「菩薩如是被無極鎧，以大精進堅固志性，精誠所致顯發大道，淨治心業淳淑之行，諸漏得盡興大哀心，開化眾生為其說法，慧斷生死得至無漏究竟成就。哀愍眾生欲救護故，則復

來還現凡夫地。」

佛告族姓子：「其城者喻聖慧巍巍諸漏已盡。涉難遠行百千旬旬玄迴路者，謂遊無量生死諸難，救脫眾生不以為拘。盜賊虎狼者，謂眾魔邪見非法之難。相食噉者，謂三界中陰衰之患。值陰涼者，謂平等行。六藝五兵，謂六度無極五神通也。其人者，菩薩也。到其城住門梱上，從外門稍復進至中門住不前者，謂菩薩而從有為至於無為，諸漏已盡其心明徹，不捨本願欲度十方，如念一子也。不入城還反者，菩薩愍傷一切眾生，中心念之如一子父，滅除生死諸漏之難，超住法頂雖出生死，不盡諸漏尋復來還，在於五趣開化眾生。是為菩薩善權方便大哀之行。」

爾時寶髻菩薩前白佛言：「至未曾有天中天！菩薩大士志懷大哀不樂解脫，欲度眾生如觀己掌，反還生死而不惡厭。」復問佛言：「菩薩遵修何法不厭生死？」

佛告族姓子：「菩薩有二十事不厭生死。何謂二十事？奉行德本至無極慈，執持大慈以攝大危，懷抱大哀攝不弘愍，開化眾生度脫一切，常以精進攝諸怯劣，以和調性攝諸懷結，以權方便攝不知節，則以智慧攝諸愚冥，而以一心攝諸放逸，能以神通攝諸不暢，能以聖明攝諸闇塞，能以隨時攝諸無義，其意專惟攝諸煩惱，遵奉道心攝諸不學，而行四恩攝諸無護，以布施攝貧窮，以敬戒攝無禮，以博聞攝少智，以總持攝喜忘，以辯才攝頑訥，以上德攝少福；由是之故乃成大慧。是族姓子！菩薩所行二十事不厭生死也。」寶髻菩薩復問佛言：「何謂菩薩宜於生死，為無數人而有加益？」

佛告族姓子：「若使菩薩以德莊嚴宜於生死，以福潤澤窮乏危厄。博聞莊嚴宜於生死，則以辯才多所饒益。能執其意而不忽忘，逮得總持宜於生死，令一切人各各聞慧。逮得寶掌以好布施，而自莊嚴財不耗減，用此財寶多所饒益。又不放逸宜於生死，講法不倦

多所饒益於一切人。又等集諸相宜於生死，修慧莊嚴於諸眾生。言行相應宜於生死，所為應時不失其節，多所饒益於諸眾生。一切所有施而不吝宜於生死，隨時開化各得其所。施度無極多所饒益於諸眾生，奉清淨戒宜於生死，莊嚴持戒多所饒益於諸眾生。忍辱精進一智慧宜於生死，六度無極多所饒益於諸眾生。」

佛告族姓子：「乃去往古無央數劫長遠無量，爾時有佛，名普壞世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世界名曰天觀，劫名欣豫。何故其劫名曰欣豫？於彼劫中六萬佛興，時淨居天聞無數音宣佛德。於是劫中有六萬佛，時天世人皆共歌頌，此諮嗟聲其有聞之靡不歡喜善心生焉，以是之故劫名欣豫。」

佛告族姓子：「其佛世界安隱快樂，其德巍巍，諸天人民觀之無厭，以故世界名曰天觀。其土微妙至誠莊嚴，以雜種香而成其地，堪任執本於千世界。又其佛土所出香熏，則能周遍十方無量無數之國。栴檀煙陰於其土地，自然生起無極蓮花名光明曜。其蓮花光，常以大暉照彼世界。人民大小皆有神足，宿德所居香為樓觀、講堂精舍，軒戶窓牖床榻茵蓐微妙婉轉。其佛之土亦無國邑郡縣村落，又彼人民悉得神通經行虛空，樓閣講堂亦處于空，坐斯樓堂專精念道諷誦講論。彼無女人亦無胞胎，人皆化生不聞女名，亦無三塗惡趣之名，又無眾惱勤苦之患。一切眾人禪定歡悅以為飲食，篤信微妙志求大乘，彼無異乘聲聞緣覺之名也。其土人民皆著冠幘，衣服顏色猶如天人。假使出學，塵勞愛欲尋皆捨離，無有憂累。又彼如來亦不勅告諸菩薩等使被法服。所以者何？其人不生穢濁心故。而彼如來形體威顏現如梵天，諸菩薩眾威儀禮節靡不備悉，坐起安詳講說經道。設使十方諸佛之土有無極變神通菩薩詣天觀世界者，通過諸國來覲如來，稽首歸命聽說經典，見彼佛土無有倫匹，其德超殊巍巍無量，怪未曾有

舉聲嗟歎爾乃捨去。」佛告族姓子：「若彼如來為諸菩薩班宣道化，踊昇虛空去地六十六丈，坐於微妙清淨莊嚴師子之座，為諸菩薩論上法教粗舉其要，不廣分別屢練中義，如吾於此多說慇懃。所以者何？斯諸正士悉入聖慧，以一章句輒能解入百千之義，是故如來約宣經教不以多言。其佛為說四清淨行：度無極淨，道品法淨，神通行淨，化眾生淨；是為四也。」

佛告寶髻：「時彼佛土有一菩薩名曰珍寶，即自啟問壞世如來：『何謂菩薩宜在生死，多所饒益於諸眾生？』於時如來便為菩薩廣分別說此兩句義，於斯大慧道莫能當，菩薩所行恒在生死，逮得慧曜多所潤益。佛適說是，六萬菩薩得柔順忍。」

佛告寶髻：「珍寶菩薩復問：『何謂菩薩嚴淨道場坐於佛樹？』壞世如來告珍寶曰：『以無放逸嚴淨道場坐於佛樹。』於彼何謂無放逸者，其佛告曰：『奉行經典。』又問：『何謂奉行經典？』告曰：『言行相應是無放逸，又無放逸不自馳騁，修於無量大德之鎧，不與陰合越於五陰；布施無量，不可盡故；持戒無量，為未學故；忍辱無量，堪眾苦故；精進無量，正士業故；禪定無量，無退落故；智慧無量，無罣礙故；慈心無量，開化眾生不可限故；悲哀無量，愍傷眾生濟匱乏故；行喜無量，以法歡悅眾生之故；行護無量，救濟將養群生之故；生死無量，長育一切佛道法故；化無量人，安彼我故；正法無量，將順隨時堅精進故；德慧無量，執權方便等應時故；奉無量佛，具足慧故；求無量聞，智卓然故。心入無量，覩見眾生志性行故；節德無量，志存閑靜有限之故；閑居無量，將順心故；寂默無量，所察廣普速疾具成諸通慧故。』

「佛告珍寶：『是無放逸所當遵法，菩薩行此無放逸者，嚴淨道場坐於佛樹則其義也。又族姓子！其無放逸諸道品法所立之本，致無放逸聖慧之原。逮堅要法，以無放逸積累德本。能不放逸，未

曾忘失往古久遠所聽聞法，普能執懷一切經典，消化塵勞無量陰蓋。於諸道義無所罣礙。無放逸者，則能燒盡曠野積聚愚癡之冥，悉能將護一切經法，滅除眾相抑制諸根。無放逸者，退捨邪徑奉行眾善，力勢超殊具足十力，力如虛空而無等雙。無放逸者，得無所畏具足成就一切佛法，歸其原頂。無放逸者，便能獲致佛諸通慧。』」

佛告族姓子：「彼佛說此無放逸時，萬二千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於族姓子所憶云何？時珍寶菩薩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者何？則汝身是。由斯緣故，當作此觀，若使菩薩無放逸者，乃為應宜嚴淨道場坐佛樹下入如來道不可限量。」

佛復告寶髻菩薩：「所謂菩薩開化眾生，若菩薩行清淨者，見眾生行心懷善惡，便能開化無量難限不可思議眾生之類，各使奉行無極之法。其菩薩者志性調柔入於審詳，自在開化幾何人民。彼族姓子！人根不同所見各異，是故菩薩隨時示現而誘進之。或能有人堅正禁戒乃成開化，或從毀戒因得受教，或以衣物往來交接緣受道化，或以柔軟，或以龜獐，或懷毒心，或以恐怖，或以苦惱，或以安隱而受開化。或在言語，或從得勝，或從因生，或從志性，或從逼惱，或從順意，或從所有，或從無所有，或從興盛，或從所受，或無所受，或從財業治生，或從靜然無所易取，或從貪慕求妙顏容，或從惡色，或從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而致開化。或從瞋罵臭氣惡味龜堅穢法而得開解。或從共寄宿止受化，或從往來數數相見，或從聞佛法聖眾，或從歡喜，或從憂感，或從無我，或從寂音，或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智慧之音而受開化。或從眾生有為之惱，或從聽聞天上世間所遭安隱而受開化。或聽聲聞所說乘教或緣覺乘，或聞大乘而受開化。或從常喜不以憂惱，或從愁感不因欣豫，或從貨利，或從踊躍不見愛敬，或從得利，或因衰耗，或復有人而從四恩因而開化。或從內業，或從外業，或從眼耳鼻口身體手足而受開化。或

以娛樂歌戲，或以花香而受開化。或從其身專遭苦患，或從常樂而受開化。或從其心得靜方便，或從化作比丘形像，或復變現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像而受開化。或復現作佛像容貌而開化之。或如釋梵轉輪聖王像貌而開化之。」

佛告族姓子：「若使不現若干種變，觀其性行其心念而開化者，不能度之。當曉了知眾生性行，應病與藥所度乃廣，設令菩薩行度無極，則能奉受佛道品法，亦能明了神通之慧，然後寂然開化眾生。」

「菩薩有四事法，開化眾生。何謂為四？一曰不厭終始之患導示未及，二曰不貪安己願安一切，三曰常以時宜宣示道教，四曰分別眾類心性所行；是為四。復有四：一曰所說柔和言辭可敬，二曰奉戒清淨猶如日明，三曰顏色常悅未曾懷恨，四曰常懷慈心。復有四：一曰心不懷害，二曰志於大哀，三曰意多愍傷，四曰常調其心。復有四：一曰性行清淨，二曰無有諛諂，三曰精進堅強，四曰忍於苦樂善惡。是為菩薩四法開化眾生，當作此觀，乃能堪任救濟一切。」

佛告族姓子：「往昔過去無央數劫，長遠無量不可思議，爾時有佛，名離垢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世界曰寂然，劫名愛敬。寂然世界豐樂安隱，五穀平賤快樂難量，天人孳盛。離垢光佛其聲聞眾九十六億，菩薩八萬四千。其佛壽三十三萬六千歲。時有梵志為大國王，王有太子名曰業首，端正姝好見者無厭。厥年十六，惑於顏貌迷於豪貴荒亂自大，不肯往詣離垢光佛，不修恭敬稽首為禮。佛心念言：『太子業首云何忽失無上正真道意勸助德本，不識宿本而計吾我，荒迷容色財業豪貴，及懷自大不數詣佛。既來至此不肯歸命，違失禮節。設為愍懃宣其本行者，必識宿命，數詣如來稽首

受教。』於時離垢光如來皆悉請會八萬四千菩薩，使行法籌，誰能堪任詣太子業首所八萬四千歲教化說法者，而不患厭一切苦惱所見逼迫。雖往教彼不見接待，座席言談但得罵詈毀辱誹謗耳？」

佛告族姓子：「時雖行此籌，八萬四千諸菩薩中無一菩薩肯受法籌。時彼會中有一菩薩名極妙精進，即從坐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我能堪任八萬四千歲往來太子業首數數相見，捨一切安皆忍眾苦，雖遭諸厄不以為患。』極妙精進適發此言，三千大千世界應時六反震動，百千天人住於虛空舉聲歎曰：『善哉善哉。無極精進被弘誓鎧。』於時極妙精進菩薩往詣業首太子門前而住。太子方見，罵詈毀辱瞋恚誹謗，言語衝口無有其限，撮土塗之、瓦石打之、刀杖加之。於時菩薩被辱如是，不懷瞋恚、不以為恨亦不悔還，遂堅其心被精進鎧，智力益增興發大哀而愍傷之。如是千歲，乃得自前入第一門。從所苦困輕毀之難，不以患厭至于萬歲，轉復進至王宮第一之庭。又二萬歲至第二庭。如是之比，八萬四千歲至第七庭。七日七夜，太子業首時復見之，尋便質問：『比丘何來，詣此所求？』菩薩答曰：『故來相詣，相稱名勳。』於時太子心自念言：『怪未曾有。今此比丘戒德難量無能逮者，被諸毀辱未曾懈恥。』極妙精進歡悅業首，尋說頌曰：

「『太子吾今無所求，不用飲食及衣服，宜當顯發無怖心，吾以法來故至此。人中尊號離垢光，大聖現世多所益，講說經法除苦患，若有人聞逮甘露。諸佛興出甚難值，無數千劫難可遇，執御眾人令受法，則為世間之炬曜。反以欲得而放逸，貪於財色自娛樂，迷荒豪貴及王位，不肯往詣見法王。財業無常命難保，佛說人壽如朝露，太子自察亦常然，云何聞佛復放逸？仁者以曾志佛道，召請眾生欲度脫，於今何因為欲使，放逸安可度眾生？吾且欲還詣最勝，當降伏心滅塵欲，仁興精進愍一切，將無後恨懷憂惱。』時國王子

聞斯頌，即自下意發恭敬，禮極精進稽首足：『吾今自悔辱仁罪，我當棄捨一切士，不慕豪貴貪國土，吾當往至安住所，棄捐瑕穢求見益。』即與一億八萬人，各執眾花擎諸香，俱往詣於最勝所，見離垢光人中上。已皆悉到安住所，前稽首足而供養，退在一面住佛邊。於時太子說此言：

『極妙精進是我師，心不患厭和顏勸，此之恩德無以加，如是供養不足報。歸悔首過救護世，違失法王之教命，我今都悉自歸誠，願佛納受所首情。於是發意悉求佛，用一切故興愍傷，不復造邪為放逸，今我立德成佛道。』爾時太子棄榮位，與人一億八萬四，於最勝所作沙門，發意志求於佛道。時佛知其所志願，為說最上佛道業，諸聞淨法逮柔順，諸高士住無我法。」

佛告寶髻菩薩：「欲知爾時極妙精進，我身是。太子業首，彌勒是。族姓子！過去菩薩開化眾生不以懈倦，威德巍巍無量如此，所學日深精進無侶。是故菩薩欲度眾生，當念修學如彼往世極妙精進菩薩之德。」

佛告族姓子：「菩薩有四業而得自在，以此四業攝取諸佛道法。何謂為四？一曰超越諸魔靡不歸伏，二曰念淨佛土令修淨教，三曰嚴身口意順開士本，四曰合集一切諸佛道品；是為四法自在之業。復有四事為菩薩業。何謂為四？一曰其慧曉了所入志性，二曰普見眾生根原所歸，三曰分別一切諸趣所由應病與藥，四曰明識一切徑路所行令得寂寞不懷瞋恚；是為四事菩薩所行自在道業。」

於是寶髻菩薩，從無數劫殖於難限百千德本髻中明月珠，其價當此三千佛土，以奉如來，口宣此言：「以頂上寶貢獻如來，因是德本，致無能覩其頂相者，逮成諸佛不可思議聖慧之頂。」

佛即時笑，五色光明從其口出，照無央數諸佛國土，尋即來還繞佛三匝，忽沒頂上。於是會中有菩薩名曰捷辯，從坐而起，偏露

右肩長跪叉手，讚歎世尊，以頌問曰：

「最尊無等倫，超世俗之上，無垢以離穢，三界稱其德。其慈無儔匹，超越須彌山，今者何欣笑？願慧為我說。真諦戒調定，執性人敬言，令我志趣安，善修快寂然。天人尊在此，其志甚堅妙，為以何感應，哀愍而今笑？十方總勢強，光明福曜威，勇師子壞冥，遊眾無所畏。三界無有侶，何能有殊者，法宅為解說，何故而欣笑？離垢性遊安，顏色常和悅，名德通虛空，馳逸不可限。消除諸窈冥，光明靡不照，安住唯為解，何故而欣笑？修德心清淨，願如金寶山，常訓誨不及，世人普供養。則為最良田，眾祐聖超世，釋師子現要，所演如虛空。諸天及人民，無與妙等者，等心甚堅強，慚愧祥豐盛。巍巍德百千，相如花茂盛，最勝能仁笑，願為發遣之。其慧無罣礙，流布於三世，處若干身意，其心無所著。一時悉曉了，如應當行化，仁師子屬笑，其義為何義？諸天住空中，意內懷悅豫，地上諸人民，叉手而自歸。能仁勝唯說，殊特甘露味，諸天神人聞，消滅塵勞冥。」

佛告捷辯菩薩：「汝為豈見寶髻不乎？以此寶髻珠奉上如來，志願無上正真道意，則為供養佛之原慧。」對曰：「唯然已見。世尊！」

佛言：「是族姓子寶髻菩薩！於恒河沙劫供養恒沙如來至真，常修梵行，開化無數眾生之類，立於三乘。過十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曰寶成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世界名離垢光，劫曰無垢。其離垢光世界七寶合成，咸出光明照於十方無量佛土。其光紫金，假使眾生值此光者，一切塵勞悉蒙消滅。其土豐樂，皆諸菩薩悉無所著，無有異學相發起者，普修道寶，以故如來名曰寶成。此諸菩薩皆得神通咸有辯才，其土諸天人民悉當淳淑遵平等覺，無有不及無智之

名。其土亦無君主，唯以世尊為無上法王。諸天人民自然化生，無有女人無愛欲名。其土人民皆殖德本無無福者，諸根悉具，皆以相好莊嚴其身。爾時如來諸菩薩眾不可稱數。佛壽十四劫。初無異談，所說唯宣菩薩之慧諸度無極，辯才大哀淳一品教。是諸菩薩皆曾被訓，諸根明達，能以一句普入一切諸佛之道。如來為說總持言教，慈心如地。何謂總持言教？以一絕句普入諸章。何謂一句？謂妙聖句不可究盡道品之法。何謂無盡句？謂於佛道不可窮盡。何謂無盡？論於無者謂無盡句。已能入無普入文字，是為一句。一切文字而不可盡，復有二字本所未聞亦未行也，而宣說言出於一字。其一字者，不與二字而同勢也，是以一字而宣訓誨。設使宣布斯訓誨者，無念不念、無應不應，此句無念亦無不念。以無念句而成開化，是為族姓子入總持教。寶成如來為諸菩薩說總持言句，於彼學入此一句者，便得普入一切佛意。我於一劫若復過劫，分別諮嗟離垢光世界功德之稱，不能究盡得其邊際。寶成如來講說經道德稱之慧，不可思議亦不可賜。其佛大德國土清淨，巍巍超絕上不可及。」

寶髻菩薩聞佛授決，歡喜踊躍，以頌讚佛：

「普知悉能見，度諸法無極，如來皆超越，一切諸瑕穢。大慧未曾有，皆知我往古，供養諸佛數，佛悉具說之。去來今現在，本末為如是，復知鄙末世，及與一切人。為佛所授決，不復懷狐疑，開化度世間，諸根之本末。於是一切地，日月尚可墮，佛口所可宣，終不有改變。佛出至誠言，所演無有虛，授以尊覺道，成佛人中上。如我志所願，嚴淨於佛土，所言亦如是，悉知我心念。彼聞此教已，悅顏無猶豫，所修行為尊，欲度眾生故。如我之所行，當復增無量，嚴治其本際，我身奉淨行。興發行得佛，度諸法無極，勤力無怯弱，由從精進至。堪任所布施，皆知我往古，未曾捨精進，至大哀如來。為以諸眾生，本末為如是，吾當悉開化，得佛度異學。」

寶髻菩薩說此偈時，七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悉願生彼離垢光世界，同時發聲俱說是言：「寶成如來得佛道時，普令吾等生彼佛土。」佛皆記說當生其國。

爾時世尊告賢者阿難：「受是經典持諷誦說，廣為眾人宣傳其旨，慇懃勸助是經典要，天上世間之所歸伏而共供養。所以者何？其聞此經我悉授決。其不信者本宿德薄，其受是經德本非凡。趣聞此經世世值佛，何況聞持而奉行說，功勳無限。族姓子族姓女若以七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隨時布施，如是比類於百千歲。其聞此經歡喜信持，功德踰彼。」

阿難白佛：「此經名何？云何奉持？」

佛言：「名曰『菩薩淨行寶髻所問』，當奉持之。」

佛說如是。寶髻及十方諸會菩薩，賢者阿難，天、龍、鬼神、犍沓怛、阿須倫、世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

十八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九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憍薩羅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初證法已，共相謂言：「我女勝鬘！慈晤聰慧多聞智慧，若見如來，於甚深法速能解了無諸疑惑。我今應當令善諭者發其誠信。」作是議已，

王及夫人即便作書，稱揚如來真實功德。時遣一使名真提羅，奉持王書詣無闍城授勝鬘夫人。時勝鬘夫人發書尋繹，頂受忻慶生希有心，向真提羅而說偈言：

「我聞如來聲，世間頗難遇，斯言若真實，當賜汝衣服。若彼佛世尊，為利世間現，必應見哀愍，令我覩真相。」言念須臾頃，佛於虛空中，現不思議身，普放大光明。勝鬘及眷屬，皆悉來集會，合掌瞻仰禮，稱讚大導師：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無比不思議，是故今敬禮。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善調心過惡，及與身四種，到不思議地，故我今敬禮。知諸爾炎法，智身無罣礙，於法無忘失，故我今敬禮。稽首過稱量，稽首無倫等，稽首法自在，稽首超思惟。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逮及最後身，常在如來前。我所修福業，此世及餘生，由斯善根力，願佛恒攝受。」

時勝鬘夫人說此偈已，及諸眷屬一切大眾，頂禮佛足。爾時世尊即為勝鬘而說偈言：

「我昔為菩提，曾已開示汝，今復值遇我，及來世亦然。」

說此偈已，即於會中授勝鬘夫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汝今稱歎如來殊勝功德，以此善根，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為自在王，諸所受用皆悉具足，所生之處常得遇我，現前稱歎如今無異。復當供養無量無數諸佛世尊，過二萬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曰普光如來、應、正等覺。彼佛國土無諸惡趣衰老病苦，亦無不善惡業道名。其中眾生形色端嚴，具五妙境純受快樂，蔽於他化自在諸天。彼諸眾生皆趣大乘，諸有如是學大乘者悉來生彼。」時勝鬘夫人得授記已，無量天人心懷踊躍，咸願往生彼佛世界。是時世尊皆與授記當生彼國。

時勝鬘夫人聞佛記已，於如來前合掌而立，發十弘誓，作如是言：「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受戒不起犯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師長不起慢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眾生不

起恚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勝已及諸勝事不起妬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雖有少食不起慳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不自為己受畜財物，凡有所受為濟貧苦有情之類。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不求恩報行四攝事，無貪利心、無厭足心、無限礙心，攝受眾生。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見諸眾生無有依怙，幽繫疾惱種種危厄，終不捨離必願安隱，以善饒益令免眾苦。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若見一切諸惡律儀，毀犯如來清淨禁戒，凡我所攝城邑聚落，應調伏者而調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調伏攝受故則正法久住，正法久住故天人充滿惡道減少，能令如來法輪常轉。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攝受正法終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正法則忘大乘，忘大乘者則忘波羅蜜，忘波羅蜜者則捨大乘。若諸菩薩有於大乘不決定者，攝受正法則不堅固，便不堪任超凡夫境，則為大失。世尊！現在未來攝受正法諸菩薩等，具足無邊廣大利益。發斯弘誓，聖主世尊雖復證知，而諸有情善根微薄或起疑網，以十弘誓難成就故。彼或長夜習不善法受諸苦惱，為欲利益如斯眾生，今於佛前發誠實誓。世尊！我今發此十弘誓願，若實不虛，於大眾上當雨天花出天妙音。」勝鬘夫人於如來前作斯言已，時虛空中即雨天花出天妙音，歎言：

「善哉勝鬘夫人！如汝所說真實無異。」爾時眾會既覩斯瑞，無諸疑惑生大歡喜，同聲唱言：「願與勝鬘夫人所生之處同其願行。」時佛世尊悉記大眾如其所願。

爾時勝鬘夫人復於佛前發三弘願：「以茲願力利益無邊諸有情類。第一願者，以我善根，於一切生得正法智。第二願者，若我所生得正智已，為諸眾生演說無倦。第三願者，我為攝受護持正法，於所生身不惜軀命。」爾時世尊聞斯願已，告勝鬘言：「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薩恒沙諸願悉入茲願，此三願者真實廣大。」

爾時勝鬘夫人復白佛言：「世尊！今當承佛威神辯才之力，欲說大願，幸垂聽許。」佛言：「勝鬘！恣汝所說。」

勝鬘夫人言：「菩薩所有恒沙諸願，一切皆入一大願中。一大願者，所謂攝受如來正法。如是攝受正法，真實廣大。」

佛言：「善哉勝鬘！汝久修習，智慧方便甚深微妙。有能解了汝所說義，彼於長夜植諸善本。如汝所說攝受正法，皆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今說當說。我得無上正等菩提，亦復常以種種相說攝受正法，如是稱揚攝受正法，所有功德無有邊際，如來智慧亦無邊際。何以故？是攝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

時勝鬘夫人復白佛言：「世尊！我當承佛威神之力，更復演說攝受正法廣大之義。」佛言：「聽汝所說。」

勝鬘夫人言：「攝受正法廣大義者，為得無量一切佛法，乃至能攝八萬行蘊。譬如劫初興諸色雲雨眾寶雨，如是攝受正法善根之雲，能雨無量福報之雨。世尊！又如劫初大水之中，能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億種種類洲。如是攝受正法，出生大乘無量界藏，并諸菩薩神通之力、種種法門，一切世間及出世間安樂具足，一切天人所未曾有。又如大地荷四重擔。何等為四？一者大海，二者諸山，三者草木，四者眾生。如是攝受正法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負四種重任逾彼大地。何等為四？謂離善友無聞非法，諸有情類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聲聞者授聲聞乘，求獨覺者授獨覺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是名攝受正法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負四種重任逾彼大地。世尊！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普為眾生作不請友，大悲利益哀愍有情為世法母。又如大地是四種寶所生之處。何等為四？一者無價，二者上價，三者中價，四者下價。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獲四大寶，一切寶中最為殊勝。何等為四？謂諸有情遇斯善友，或有獲得人天善根，有證聲聞及辟支佛或無上乘善根功德。是名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便能獲得四種大寶。世尊！出大寶者，名為真實攝受正法。世尊！言攝受正法者，謂無異正法、無異攝受正法，正法即是攝受正法。世

尊！無異波羅蜜、無異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多。何以故？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應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乃至捨身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施波羅蜜。應以戒成熟者，守護六根淨身語意乃至威儀，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戒波羅蜜。應以忍成熟者，若彼有情罵詈毀辱誹謗擾亂，以無恚心及利益心最上忍力，乃至顏色亦不變異，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忍波羅蜜。應以精進而成熟者，於彼有情不起懈怠下劣之心，起大樂欲最上精進，於四威儀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精進波羅蜜。應以靜慮而成熟者，於彼有情以無散亂成就正念，曾所作事終不忘失，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靜慮波羅蜜。應以智慧而成熟者，彼諸有情為利益故問諸法義，以無倦心而為演說一切諸論、一切明處乃至種種工巧之處，令得究竟隨順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智慧波羅蜜。是故世尊！無異波羅蜜、無異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

時勝鬘夫人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威神辯才之力，復說大義。」佛言：「云何大義？」

「世尊！攝受正法者、無異攝受正法。無異攝受正法者，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則是攝受正法。何以故？若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為正法故捨身命財，如是人等以捨身故，證生死後際遠離老病得不壞常，無有變易究竟寂靜不可思議如來法身。以捨命故，證生死後際永離於死得無邊常，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安住一切佛法神變。以捨財故，證生死後際超過有情無盡無減果報圓滿，具不思議功德莊嚴，為諸有情尊重供養。世尊！捨身命財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為諸如來之所授記。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正法欲滅，有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互相朋黨起諸爭訟，以不諂曲不欺誑心，愛樂正法攝受正法入善朋中。入善朋者，必為諸佛之所授記。世尊！我見攝受正法有斯大力，如來以此為眼、為法根本，為引導法、為通達

法。」

爾時世尊聞勝鬘夫人所說攝受正法有大威力，歎言：「如是如是。善哉勝鬘！如汝所說，攝受正法大威德力。如大力士微觸末摩，生大苦痛更增重病。如是勝鬘！假令少分攝受正法，令魔波旬痛切愁惱悲號歎息，亦復如是。勝鬘！我常不見餘一善法令魔愁惱，猶如少分攝受正法。勝鬘！譬如牛王形色端正，身量殊特蔽於諸牛。如是勝鬘！修大乘者設令少分攝受正法，即能蔽於聲聞獨覺一切善法。勝鬘！又如須彌山王高廣嚴麗蔽於眾山。如是勝鬘！初趣大乘以饒益心不顧身命攝受正法，便能超過顧其身命久住大乘一切善根。是故勝鬘！當以攝受正法開示教化一切有情。如是勝鬘！攝受正法獲大福利及大果報。勝鬘！我於無數阿僧祇劫稱讚如是攝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邊際，是故攝受正法成就如是無量功德。」

佛告勝鬘：「汝今復應演我所說攝受正法，一切諸佛共所愛樂。」

勝鬘白言：「善哉世尊！攝受正法者則名大乘。何以故？大乘者出生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如阿耨達池出八大河，如是大乘出生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種子草木叢林，皆依大地而得生長。如是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皆依大乘而得生長。是故世尊！住於大乘攝受大乘，即住攝受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如佛世尊所說六處，謂正法住、正法滅、別解脫、毘奈耶、正出家、受具足，為大乘故說此六處。所以者何？正法住者為大乘說，大乘法住者即正法住。正法滅者為大乘說，大乘滅者即正法滅。別解脫、毘奈耶，此之二法義一名異。毘奈耶者即大乘學。所以者何？為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大乘戒蘊是毘奈耶，是正出家是受具足。世尊！阿羅漢者無有出家及受具足。何以故？阿羅漢不為如來出家受具足故。阿羅漢有怖畏想，歸依如來。何以故？阿羅漢於一切行住怖畏想，如人執劍欲來害己，是故阿羅漢不證出離究竟安樂。世尊！依不求依，如諸眾生無有歸依，彼彼恐怖，為安隱故求於歸依。」

世尊！如是阿羅漢有恐怖故歸依如來。是故阿羅漢及辟支佛，生法有餘、梵行未立、所作未辦、當有所斷未究竟故，去涅槃遠。何以故？唯有如來、應、正等覺證得涅槃，成就無量不可思議一切功德，所應斷者皆悉已斷究竟清淨，為諸有情之所瞻仰，超過二乘菩薩境界。阿羅漢等則不如是，言得涅槃佛之方便，是故阿羅漢等去涅槃遠。世尊說阿羅漢及辟支佛，觀察解脫四智究竟得蘇息者，皆是如來隨他意語不了義說。何以故？有二種死。何等為二？一者分段，二者變易。分段死者，謂相續有情。變易死者，謂阿羅漢及辟支佛、自在菩薩，隨意生身乃至菩提。二種死中，以分段死說阿羅漢及辟支佛，生於我生已盡之智。由能證得有餘果故，生於梵行已立之智，一切愚夫所不能作，七種學人未能成辦，相續煩惱究竟斷故，生於所作已辦之智。世尊說生不受後有智者，謂阿羅漢及辟支佛不能斷於一切煩惱，不了知一切受生之智。何以故？是阿羅漢及辟支佛有餘煩惱不斷盡故，不能了知一切受生。煩惱有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何等為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世尊！此四住地，能生一切遍起煩惱。起煩惱者，剎那剎那與心相應。世尊！無明住地，無始時來心不相應。世尊！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煩惱所依，比無明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世尊！如是無明住地，於有愛住地，其力最大。譬如魔王色力威德及眾眷屬，蔽於他化自在諸天。如是無明住地蔽四住地，過恒沙數煩惱所依，亦令四種煩惱久住。聲聞獨覺智不能斷，唯有如來智所能斷。世尊！如是如是，無明住地其力最大。世尊！如取為緣，有漏業因而生三有。如是無明住地為緣，無漏業因能生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隨意生身。此之三地隨意生身及無漏業，皆以無明住地為所依處。彼雖有緣，亦能為緣。世尊！是故三種隨意生身及無漏業，皆以無明住地為緣，同於有愛。世尊！有愛住地不與無明住地業同，無明住地異四住地。異四住地唯佛能斷。何以故？阿羅漢辟支佛斷四住地，於漏盡力不得自在，不能現證。何以

故？世尊言漏盡之增語，是故阿羅漢辟支佛及最後有諸菩薩等，為無明地所覆蔽故，於彼彼法不知不見。以不知見於彼彼法，應斷不斷、應盡不盡。於彼彼法不斷不盡故，得有餘解脫，非一切解脫；得有餘清淨，非一切清淨；得有餘功德，非一切功德。世尊！以得有餘解脫非一切解脫，乃至有餘功德非一切功德故，知有餘苦、斷有餘集、證有餘滅、修有餘道。」

爾時勝鬘夫人復白佛言：「世尊！若復知有餘苦、斷有餘集、證有餘滅、修有餘道，是名少分滅度，證少分涅槃向涅槃界。若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彼於無常敗壞世間得證常寂清涼涅槃。世尊！彼於無護無依世間為護為依。何以故？於諸法中見高下者不證涅槃，智平等者、解脫等者、清淨等者乃證涅槃。是故涅槃名等一味。云何一味？謂解脫味。世尊！若無明地不斷不盡，不得涅槃一味等味。何以故？無明住地不斷不盡故，過恒沙等一切過法，應斷不斷、應盡不盡。過恒沙等一切過法不斷不盡故，過恒沙等諸功德法不了不證。是故無明住地與於一切所應斷法諸隨煩惱為生處故，從於彼生，障心煩惱、障止煩惱、障觀煩惱、障靜慮煩惱，如是乃至障三摩鉢底加行智果證力無畏。所有過恒沙等一切煩惱，如來菩提、佛金剛智之所能斷。諸起煩惱，一切皆依無明住地，無明住地為因緣故。世尊！此起煩惱，剎那剎那與心相應。世尊！無明住地從無始來心不相應。世尊！若復過恒河沙如來菩提、佛金剛智所應斷法，一切皆是無明住地依持建立。譬如一切種子叢林，皆依大地之所生長，若地壞者彼亦隨壞。如是過恒沙等如來菩提、佛金剛智所應斷法，一切皆依無明住地之所生長。若彼無明住地斷者，過恒沙等如來菩提、佛金剛智所應斷法，皆亦隨斷。如是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一切煩惱及起煩惱皆已斷故，便能證得過恒沙等不可思議諸佛之法。於一切法而能證得無礙神通，得諸智見離一切過，得諸功德為大法王於法自在，證一切法自在之地，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是故世尊以師子吼，依於了義一向記說。世尊！不受後有智有二種。何謂為二？一者謂諸如來以調御力摧伏四魔超諸世間，一切有情之所瞻仰；證不思議清淨法身，於所知地得法自在，最勝無上更無所作，不見更有所證之地；具足十力，登於最勝無畏之地，於一切法無礙觀察，正師子吼，不受後有。二者謂阿羅漢及辟支佛，得度無量生死怖畏，受解脫樂，作如是念：『我今已離生死怖畏，不受諸苦。』世尊！阿羅漢辟支佛如是觀察謂不受後有，不證第一蘇息涅槃。彼等於未證地不遇法故，能自解了，我今證得有餘依地，決定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聲聞獨覺皆入大乘，而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證一乘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言涅槃者即是如來清淨法身，證法身者即是一乘，無異如來、無異法身。言如來者即是法身，證究竟法身者即究竟一乘，究竟一乘者即離相續。何以故？世尊！如來住時無有限量等於後際，如來能以無限大悲無限誓願利益世間，作是說者是名善說。若復說言，如來是常、是無盡法、一切世間究竟依者，亦名善說。是故能於無護世間無依世間與等後際，作無盡歸依、常住歸依、究竟歸依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法者是一乘道，僧者是三乘眾，此二歸依非究竟依，名少分依。何以故？說一乘道證究竟法身，於後更無說一乘道，三乘眾者有恐怖故；歸依如來求出修學，有所作故，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二依非究竟依，是有限依。若諸有情如來調伏，歸依如來得法津潤，由信樂心歸依於法及比丘僧。是二歸依，由法津潤信入歸依。如來者非法津潤信入歸依，言如來者是真實依。此二歸依以真實義，即名究竟歸依如來。何以故？如來不異此二歸依，是故如來即三歸依。何以故？說一乘道、如來最勝、具四無畏、正師子吼。若諸如來隨彼所欲，而以方便說於二乘即是大乘。以第一義無有二乘，二乘者同入一乘，一乘者即勝義乘。世尊！聲聞獨覺初證聖諦，非以一智斷諸住地，亦非一智證四遍知諸功德等，亦非以法能善了知此四法義。世尊！

於出世智，無有四智漸至漸緣。世尊！出世間智無漸至法，如金剛喻。世尊！聲聞獨覺以於種種聖諦之智斷諸住地，無有出世第一義智。唯有如來、應、正遍知，非諸聲聞獨覺境界，以不思議空性之智，能破一切諸煩惱[穀-禾+卵]。世尊！破煩惱[穀-禾+卵]究竟之智，是名出世第一義智。初聖諦智非究竟智，是於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世尊！真聖義者即非二乘。何以故？聲聞獨覺唯能成就少分功德，名之為聖。世尊！言聖諦者，非諸聲聞獨覺之諦及彼功德。而此諦者，唯有如來、應、正等覺初始了知，然後為彼無明[穀-禾+卵]藏世間眾生開示演說，故名聖諦。世尊！此聖諦者，甚深微妙、難見難了、不可分別、非思量境，一切世間所不能信。唯有如來、應、正等覺之所能知。何以故？此說甚深如來之藏。如來藏者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行。於如來藏說聖諦義，此如來藏甚深微妙，所說聖諦亦復深妙，難見難了、不可分別、非思量境，一切世間所不能信，唯有如來、應、正等覺之所能知。若於無量煩惱所纏如來之藏不疑惑者，於出一切煩惱之藏如來法身亦無疑惑。世尊！若有於此如來之藏及佛法身不可思議佛祕密境心得究竟，於彼所說二聖諦義能信能了、能生勝解。何等名為二聖諦義？所謂有作及以無作。作聖諦者，是不圓滿四聖諦義。何以故？由他護故，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不知有為無為及於涅槃。世尊！無作諦者，是說圓滿四聖諦義。何以故？能自護故，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如是所說八聖諦義，如來但以四聖諦說。於此無作四聖諦義，唯有如來、應、正等覺作事究竟，非阿羅漢及辟支佛力所能及。何以故？非諸勝劣下中上法能證涅槃。云何如來於無作諦得事究竟？謂諸如來、應、正等覺，遍知諸苦，斷諸煩惱及超煩惱所攝苦集，能證一切意生身蘊所有苦滅，及修一切苦滅之道。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何以故？言苦滅者，無始無作、無起無盡、常住不動、本性清淨、出煩惱[穀-禾+卵]。世尊！如來成就過於恒沙，具解脫智不思議法，說

名法身。世尊！如是法身不離煩惱，名如來藏。世尊！如來藏者，即是如來空性之智。如來藏者，一切聲聞獨覺所未曾見亦未曾得，唯佛了知及能作證。世尊！此如來藏空性之智復有二種。何等為二？謂空如來藏，所謂離於不解脫智一切煩惱。世尊！不空如來藏具過恒沙佛解脫智不思議法。世尊！此二空智，諸大聲聞由信能入。世尊！如是一切聲聞獨覺空性之智，於四倒境攀緣而轉，是故一切聲聞獨覺所未曾見亦未曾證。一切苦滅唯佛現證，壞諸煩惱修苦滅道。世尊！此四諦中，三諦無常，一諦是常。何以故？如是三諦入有為相，有為相者則是無常。言無常者是破壞法，破壞法者非諦非常非歸依處。是故三諦以第一義非諦非常非歸依處。世尊！一苦滅諦離有為相，離有為相則性常住，性常住者非破壞法，非破壞者是諦是常、是歸依處。世尊！是故苦滅聖諦以勝義故，是諦是常是歸依處。世尊！此苦滅諦是不思議，過諸有情心識境界，亦非一切聲聞獨覺智所能及。譬如生盲不見眾色，七日嬰兒不見日輪。苦滅諦者亦復如是，非諸凡夫心識所緣，亦非一切聲聞獨覺智之境界。凡夫識者謂二邊見，一切聲聞獨覺智者名為淨智。言邊見者，於五取蘊執著為我，生異分別。邊見有二。何者為二？所謂常見及以斷見。世尊！若復有見生死無常涅槃是常，非斷常見是名正見。何以故？諸計度者見身諸根受者思者現法滅壞，於有相續不能了知，盲無慧目起於斷見。於心相續剎那滅壞，愚闇不了意識境界，起於常見。世尊！然彼彼義過諸分別及下劣見，由諸愚夫妄生異想顛倒執著，謂斷謂常。

「世尊！顛倒有情於五取蘊，無常常想、苦為樂想、無我我想、不淨淨想。聲聞獨覺所有淨智，於如來境及佛法身所未曾見。或有眾生信如來故，於如來所起於常想、樂想、我想及於淨想，非顛倒見即是正見。何以故？如來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羅蜜、淨波羅蜜。若諸有情作如是見是名正見，若正見者名真佛子，從佛口生、從正法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世尊！言淨智者，則是一切聲聞獨

覺智波羅蜜。此之淨智，於苦滅諦尚非境界，況苦滅諦。是四入流智之所行。何以故？三乘初業不愚法者，能於彼義當證當了。世尊！為何義故說四入流？世尊！此四入流是世間法。世尊！唯一入流，於諸入流為最為上，以第一義是為入流、是為歸依、是苦滅諦。

「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以如來藏故說前際不可了知。世尊！有如來藏故得有生死，是名善說。世尊！生死者，諸受根滅無間相續未受根起，名為生死。世尊！生死二法是如來藏，於世俗法名為生死。世尊！死者諸受根滅，生者諸受根起，如來藏者則不生不死、不昇不墜、離有為相。世尊！如來藏者常恒不壞，是故世尊！如來藏者與不離解脫智藏是依是持，是為建立。亦與外離不解脫智諸有為法依持建立。世尊！若無如來藏者，應無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以所知如是七法，剎那不住不受眾苦，不堪厭離願求涅槃。如來藏者，無有前際無生無滅，法受諸苦。彼為厭苦，願求涅槃。世尊！如來藏者，非有我人眾生壽者。如來藏者，身見有情、顛倒有情、空見有情，非所行境。世尊！如來藏者是法界藏，是法身藏、出世間藏、性清淨藏，此本性淨。如來藏者如我所解，縱為客塵煩惱所染，猶是不可思議如來境界。何以故？世尊！剎那剎那善不善心客塵煩惱所不能染。何以故？煩惱不觸心，心不觸煩惱。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由有煩惱有隨染心。隨煩惱染難解難了，唯佛世尊為眼、為智、為法根本、為尊、為導、為正法依，如實知見。」

爾時世尊歎勝鬘夫人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性清淨心隨煩惱染，難可了知。復次勝鬘！有二種法難可了知。何等為二？謂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由信能解。勝鬘！若我弟子增上信者，隨順法智，於此法中而得究竟。順法智者，觀根識境，觀察業報，觀羅漢眠觀心自在愛樂禪樂，觀聲聞獨覺聖神變通。由成就此五善巧觀，現在未來聲聞弟子因增上信隨順法智，善能解了性清淨心煩惱所染而得

究竟。勝鬘！是究竟者為大乘因。汝今當知信如來者，於甚深法不生誹謗。」

爾時勝鬘夫人白佛言：「世尊！復有餘義能多利益。我當承佛威神之力，演說斯事。」佛言：「善哉。今恣汝說。」

勝鬘夫人言：「有三種善男子善女人，於甚深法離自毀傷，生多功德入大乘道。何等為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自成就甚深法智，或有成就隨順法智，或有於此甚深法中不能解了，仰推如來，唯佛所知非我境界。除此三種善男子善女人已，諸餘有情於甚深法，隨己所取執著妄說，違背正法習諸外道。腐敗種子，設在餘方應往除滅。彼腐敗者，一切天人應共摧伏。」

勝鬘夫人說是語已，與諸眷屬頂禮佛足。時佛世尊讚言：「善哉。勝鬘！於甚深法方便守護，降伏怨敵善能通達。汝已親近百千俱胝諸佛如來，能說此義。」爾時世尊放勝光明普照大眾，身昇虛空高七多羅量，以神通力足步虛空還舍衛城。

時勝鬘夫人與諸眷屬，瞻仰世尊目不暫捨，過眼境已歡喜踊躍，遞共稱歎如來功德，一心念佛還無鬪城，勸友稱王建立大乘。城中女人七歲已上化以大乘，友稱大王亦以大乘化諸男子七歲已上，舉國人民無不學者。

爾時世尊入逝多林，告尊者阿難及念天帝。時天帝釋與諸眷屬應念而至住於佛前。爾時世尊告帝釋言：「憍尸迦！汝當受持此經演說開示，為三十三天得安樂故。」復告阿難：「汝亦受持，為諸四眾分別演說。」

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

佛告天帝：「此經成就無邊功德，一切聲聞獨覺力不能及，況餘有情。憍尸迦當知，此經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當為汝略說其名。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天帝釋及尊者阿難白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言：「此經讚歎如來真實功德，應如是持；說不思議十種弘誓，應如是持；以一大願攝一切願，應如是持；說不思議攝受正法，應如是持；說入一乘，應如是持；說無邊諦，應如是持；說如來藏，應如是持；說佛法身，應如是持；說空性義隱覆真實，應如是持；說一諦義，應如是持；說常住不動寂靜一依，應如是持；說顛倒真實，應如是持；說自性清淨心煩惱隱覆，應如是持；說如來真子，應如是持；說勝鬘夫人正師子吼，應如是持。復次憍尸迦！此經所說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憍尸迦！今以所說勝鬘夫人師子吼經付囑於汝，乃至法住，於十方界開示演說。」

天帝釋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時天帝釋、尊者阿難，及諸大會天、人、阿修羅、健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九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廣博仙人會第四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無鬪戰城恒河岸上。時有無量諸比丘眾尊者阿難、摩訶迦葉、舍利弗、薄拘羅、離婆多、阿若憍陳如等，所作已辦離諸塵染，諸漏已盡不復退轉，禪誦經行無暫懈怠，或如群鴈遊止寂靜，或在林

間常處禪定，安住如來光明教門，調伏諸根得無所畏。時娑羅雞林枝葉繁茂香花布地，拘枳羅鳥、迦陵伽鳥、鵝王群蜂棲集和鳴，能令眾生離諸昏墮。爾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應當勤作所作，以於戒儀而自蔭覆。」

是時西方忽然輝耀如日輪光，尊者阿難未離欲故，白言：「世尊！今此光明是何之相？」

佛言：「阿難！是五通仙最勝上者黑香之子，名曰廣博。節食羸瘦身無光潤，與其同行五百人俱，所謂不白仙人、天人仙人、苦波野那仙人、丹荼野那仙人、迦摩野那仙人、迷佉那斯仙人、疑味仙人、度羅仙人等，前後圍遶當來詣我。」

爾時廣博仙人遙覩世尊身意寂靜處在林藪，為諸比丘之所侍衛。即自思惟：「奇哉尊貴！一切智處色相具足，捨去群臣轉輪王位六萬綵女如棄毒食，苦行山林離諸欲樂，名稱普聞，誠不虛也。」

時彼眾中有一仙人，字那剌陀，遙瞻如來心生歡喜，即說頌曰：

「瞻彼青花樹林下，猶紫金聚者何人？彌樓妙寶流焰光，亦如秋月無氛翳。」

爾時諸仙皆懷悅豫，合掌恭敬漸詣佛所。於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觀彼閻浮洲中諸仙人等，蓬髮上靡棲止林莽塗灰却粒，或月半月節食羸瘦，鹿皮樹皮以充衣服，不剪髮爪蹲處露地。或如煙炭黑蜂之色，呪術祭火以為吉祥，空地樹下隨處而居。或墜高巖或投深水，炎火赫日炙身苦體，恃其種姓離無上智。比丘當知，此諸仙人見不清淨耽著諸有，輪迴生死不能出離。」

時諸比丘聞佛世尊作是說已，同聲白言：「我等今者由依如來勤修梵行，於諸有中永當出離。」

爾時廣博仙人與其同類漸至佛所，覩諸羅漢威德尊嚴，內懷傾悚曲躬低視。各結散髮，身佩白繩，顏容黑暗，兩目黃綠，頭髮枯燥，執三拒木，身形卑陋，或行虛空。或談俗典，至如來前，白言：「世

尊！今此眾會，願佛知時。」

佛言：「廣博！我已了知諸有受生及於自性。」

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此何仙人眾所圍遶，詞慧通敏頂髮上靡？」

佛言：「阿難！此是廣博，作圍陀典，奉持習行賒羯羅教，造諸種種世俗文字。」

爾時諸羅漢等共相謂言：「而此仙人有何所得，苦行如是於生死中而不解脫？」復自思惟：「此仙人眾今來佛所，當何所問？為因緣耶？為無我耶？」

爾時廣博仙人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佛出現難，眾會亦難。我於今者有少疑問，願垂哀愍。」佛言：「大仙！恣汝所問，當為解說。」

廣博仙言：「云何為施？何者施義？云何施主？施主何義？云何施者不名施主？云何施主不名施者？云何行施於受施者而獲福報？云何施已，若現在世、若命終後，施福隨行為積為聚？世尊！如來滅後供養塔廟，誰為受者獲於福報？」

佛言：「大仙！汝今所問甚為希有，為欲覺悟新發意者。」

時舍利弗在於眾中髮白面皺，以其右手擡眉顧視，久而言曰：

「我昔曾聞廣博仙人世所稱讚，云何今者不知言問如小童子。云何不問因緣無我深妙之義，而乃問於施之果報？」

尊者阿難前禮佛足，白言：「世尊！彼之仙人於施貪著，我願為彼解說施義。」佛言：「阿難！若問如來，聲聞答者，非如來教。」

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今此仙人有彼彼疑，我願解說。」

佛言：「不爾。汝於聲聞最為上首，若於我前有所解說，令諸眾生墮於惡趣，謗云如來非決定智，或云如來覺性了已猶有我慢。」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作是說已，生淨信心，白言：「世尊！廣博仙人有所疑問，願為除斷。」

爾時佛告廣博仙言：「汝今諦聽，施之果報及業差別。若諸受者能令施主生於果報，是為施義。若有眾生發清淨心，以己財寶令執事人隨所施者，其財寶主名為施主，其執事人名為施者。若復有人自持己物淨心施者，得為施主亦名施者。復次大仙！三十二種不淨之施，汝今諦聽。若復有人，倒見施者不名淨施。因報恩者不名淨施。不哀愍者，不名淨施。為色欲者，不名淨施。若施火中，不名淨施。擲水中者，不名淨施。恐怖施者，不名淨施。施五家者，不名淨施。以毒施者，不名淨施。施刀杖者，不名淨施。殺害施者，不名淨施。為攝他故，不名淨施。為稱譽者，不名淨施。為倡伎者，不名淨施。因占相者，不名淨施。求飾好者，不名淨施。結朋友者，不名淨施。於莊宅中鳥獸來喫不歡欣者，不名淨施。學工巧者，不名淨施。

因病施醫，不名淨施。先因打罵後施財物，不名淨施。若懷疑惑，言我今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如此施者，不名淨施。若捨施已，內懷熱惱慳戀悔恨，不名淨施。若言受者後當為我作牛畜者，不名淨施。若言福報我自受者，不名淨施。若人少壯無淨信心，後遭病苦或臨死路，楚毒在身肢節分解，閻羅使者調弄於前，親屬平生悲泣相視，如此之時方始施者，不名淨施。或有念言，令餘城邑知我施者，不名淨施。若懷嫉妬增上施者，不名淨施。慕他豪族為求婚姻，持諸金銀繒綵衣服而施與者，不名淨施。若求男女及餘雜緣而施與者，不名淨施。若有念言，我於今施來世受報，不名淨施。見貧窮者不生哀愍，翻持錢財施富貴人，不名淨施。或貪花果而施與者，不名淨施。善男子！此三十二愛染之施，猶如有人携持種子，於荒穢田隨所種植。然彼種子依大地界，遇天雨潤決定生牙，至於花實少得收穫。」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如何施與，持戒毀戒而不滅壞。」

佛言：「大仙！若復有人淨信因果發歡喜心，為諸眾生無有悔悵，亦不分別持戒破戒。復次善男子！有五種施名為大施。何者為五？一者時施，二者道行之者，三者病人及看病者，四者說正法人，五者詣他國者。復有五種：一者法施，二者食施，三者居住，四者燈明，五者香花。」

廣博復言：「何等清淨？」

佛言：「若發信心，為諸眾生內懷哀愍，迴向菩提遍淨解脫，得為清淨。復有五種無上之施。何者為五？一者施於如來，其施無上；二者施於眾僧，其施無上；三者施說法者，其施無上；四者施父，其施無上；五者施母，其施無上。復有施者名為大施，所謂失位國王名為大施。若為縣官之所逼迫無所依怙，及為疾病之所痛惱，施如此人名為大施。若為王者所棄，臨刑之時及餘命難，捨己之命救於彼命，名為大施。或於疾病之人施與醫藥，亦名大施。或於具戒眾僧以時而施，亦名大施。或施求智慧者，亦名大施。或於傍生之儔蝦蟇蛭烏及餘鳥獸而施與者，亦名大施。或於乏劣之者施令充足，亦名大施。若復有人，勸他淨施及餘隨喜，亦名大施。復次大仙！汝先所問，於我滅後云何種植獲福報者。善男子！諸如來者皆是法身非是色身，若復在世或復滅後，所有供養福無有異。如轉輪王於其大地唱如是言：『我之國界，不應有人殺害眾生及於妄語。』其國之人，雖未見王兼親侍衛，但聞教勅即便遵奉，王於是人必生歡喜。是人由王不殺害故獲生天報，其有違者墮於惡趣。如是大仙！雖有眾生見我色身，不護其戒何所得耶？如提婆達多，雖遇於我猶墮地獄。若復有人於來世中勤修我教，則為希有，如見我身無有異也。」

「復次大仙！如汝所問，福德因緣為積聚者。如荻葦中因燒出焰，而此光焰不可得言為積為聚。如是施主，積集資糧猶影隨形而

無見者。亦如蒲萄甘蔗，未押之時汁不可見，彼於一節二節之中求汁積聚了無見者，然於彼汁不從外得。福德果報亦復如是，不在施主手中心中及於身中，亦不相離。亦如尼拘陀子未成熟時，牙不可見。譬於商人持少財物往詣大城，有所貿易廣獲財利。福報亦爾，如蜂採花不損其色。雲涵雨潤誰見積聚？於其出生必自成辦。」

爾時廣博仙人白言：「世尊！施之差別我已了知。云何此識住於身中有所愛著？」

佛言：「大仙！猶如國王住於城中，懼他軍來預作濠塹，積聚糧貯教養戰士，建諸幡旗調習醉象，嚴誡眾兵唱言警備，著於衣甲專情鬪戰，執利刀仗露刃而住。王福盡故，他軍強盛遂即滅壞。如是識王住於身城，見於六處無常侵害，穿信濠塹、被正念甲、御醉法象、調習意馬，告六處云：『今有無常威力軍來，宜應速疾被於施甲、持於智刃、辦慚愧弩、安戒隄防。』時彼六處為無常軍漸相逼迫，爾時彼識如福盡王，棄城而走別住城國。」

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云何了知是福德城，非福德城我當捨之。」

佛言：「大仙！猶如有人乘大舟船欲渡大海，時遇風濤鼓涌飄蕩，鼃黿鯨鯢互為嶮害。是人因船遂達彼岸，既得無畏遶船三匝恭敬祭祀，唱言：『善哉。我由此船得渡大海。』如是大仙！有福眾生生命終之後作是思惟：『我今此身善趣天上，所得人身為不空過。乘此身船渡惡趣海，善哉前生甚可恭敬。』若復有人墮惡趣者，猶如渡海乘朽爛船，於大海中或沈或浮，搖颺傾覆。是人殘命雖至岸上，復遇師子虎狼充滿，罵言：『咄哉！此朽故船倒行大海，令我怖畏見如此苦。』墮惡趣識亦復如是，毀罵其身：『我徒養育遭此惡報。我久於世擔負穢草，如蠶作繭徒自纏縛。如何令我沈溺若此？』

「爾時彼識於第二身適住母胎，纔七日中能作是念：『我從彼滅而來生此。』由善業者其心歡喜，能令彼母有三種相。所謂母面熙怡顏容端妙、無諸𦞦[黑*𦞦]、右脚壓地倍重常時，復以其手數摩右脇，被白色衣增加姝麗。造惡業識亦七日中作是憶念：『我從某城曾作某罪。』作是念已便生悲惱，能令其母現諸惡相，所謂身體臭穢羸瘦萎黃，常懷悲愁數數變吐，禍橫盈門災難逼迫饒諸疾病。將產之時，或損母命或復自死。」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彼識初入胎時，得何念慧？」

佛言：「而此之識亦入胎已，見閻浮洲園苑樹林、宮殿池沼遍滿莊飾，親族聚會情極慕樂。復以天慧光明隨念憶知無量百千彼彼生處，彼是我母，曾五百世生育於我。作是念已生厭離心，唱言：『咄哉！於此世間生死足矣，劬勞諸有永願休息。』」

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彼識既能如是厭離，豈不出離生死中耶？」

佛言：「不也。大仙！彼識無出離之相，能得解脫無有是處。而彼識界於生死中雖爾厭離，能出離者不應受生。若不爾者，或有修福及於造罪，一切皆應趣向涅槃。如汝所言，識思惟者，是識增上非智增上。所以者何？識能分別，智能了知，識智和合乃如汝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能防諸怨賊，積集煩惱者，了智與無智，及慧共愚癡。見慢并無明，如是等一切，無有少離智，由識能了知。識智不相離，和合我常說，一輪不為車，二輪亦不成，亦不由於餘，要假人與牛，并具於輻輳，二輞相資備，轆轤兼絡繩，爾乃得名車。身車亦如是，諸界和合生，諸根悉備具，由識能牽挽。肢節相綴連，筋

脈恒遍滿，髑髏皮髮覆，腸肺并心脾，肝胃眾和合，建立假為身。識王處其中，非身為調御，了知諸體性，是名智識俱。

「復次大仙！此識微細不可色見，無有諸根亦不相離。若諸丈夫有所怯弱，或生恐怖或起尋思，皆識增上非智作用。」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觀察一切眾生從地獄趣而來生者，乃至人趣而來生者？何業差別，生於天人傍生餓鬼及於地獄？」

佛言：「大仙！眾生本性沒此生彼，是佛境界，非五通仙之所能知，亦非天人魔梵色究竟等并餘聲聞之所覺了。大仙！若於我法獲離三垢得初果時所有境界，尚非帝釋、那羅延天、汝諸仙等之所能知。」

爾時如來作是說已，廣博仙人便自思惟：「此輪迴中，聖智境界未曾會遇。」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於今者衰朽失念不能獲果，無任負荷住持菩提。歸依佛法及離垢僧，我從今日與諸弟子及於眷屬歸佛法僧，唯願世尊示教利喜，以聖智日常住世間除煩惱翳。善哉世尊。願為演說一切眾生從天墜者。」

佛言：「諦聽。今正是時。若有眾生堅固成就施香花鬘，此人必當生持鬘天。臨終之時身發妙香及感鮮華，而復自見種種色華來散其上，或有見於樓閣宮殿，懸諸鈴[系*(乃/木)]雜華嚴飾，百千天女而處其中。命終之後見持鬘天父母和合如贍部人，便為愛風飄入胎藏。時彼天母懷妊七日，於右脇下遂誕其子。彼適生已，於其胸前天悅意花自然為鬘，具七種色，所謂白、黑、黃、赤、天紺、紅蓮及如火銅，光明炫耀，香氣因風遍一由旬，故號彼天謂為持鬘。宮中有樹，其汁香美猶如甘露。園苑果實有八上味，大如頻螺。彼天所食皆是甘果非餘搏食，凡有飢想果自現樹。所履之地無諸荊棘，鮮花柔草周布清淨。或有宮殿如白花聚，或以黃金為屋鷄吻。

彼之天女光容藻飾，眺望軒檻相與娛樂。其所壽命天二百年，將終歿時有二種相：所居之樹其葉凋悴枝條垂下，其花香氣自然隱沒；所著花鬘忽然萎黃，清涼之風變為毒熱。最勝天城棄捨而去。時諸天女見此衰相圍遶悲號，歎言：『咄哉。何彼無常無少慈悲，今於我等愛重之者制不由己，將捨我等在於須臾。』時彼天子漸為熱病之所逼迫遍體火現，炎焰雖加而無熱惱，心猶快樂從彼而沒，人間受生在於胎中，能令其母愛香花鬘及諸果實。又於夢中常見城邑場肆嚴飾遍垂花瓔。亦既生已，形容光潤白服花鬘常所眷愛，好遊親屬耽著欲樂，情戀女人往來輕躁，名衣上服及諸園林靡不貪樂，見富貴者倍生喜悅。

「復次大仙！四天王天趣向之者，若有眾生以憐愍心，見貧窮者施於衣食，及諸病人隨與醫藥，或造井泉、或施池沼。其人將終形不羸瘦，容色無變身無垢汗，聲不[斯/瓦]破亦不遺瀝大小便利，六塵充足諸根無損，能見自身在天眾中。命既終已，色如紅蓮口出妙香，復有清風吹妙花香拂其尸上。於是彼識見四天界父母歡遊耽醉情欲。時彼天父以其右手摩天母背，即於母髀而得受胎。經七日已遂即誕生，天飾具足。大仙當知，四天王天所居之地縱廣八萬四千由旬，黃金白銀雌黃雄黃間錯莊飾，百千天女充滿其中，百千花果如人形像。於彼園苑，天摩尼光常所明照，樹林枝莖垂劫波衣及妙繒綵，其樹滑潤見者欣悅。於其龕室常懸樂具，簫笛之儔自然發聲。彼天童子搏食為力，香美秔稻色如紅蓮味逾甘露。其所食器具於二種：一者金器，二者銀器；隨意所樂色香美味皆於中現。復有天漿名為花酒，香冷殊特，設有嗅者亦自然醉。彼之天人各有寢殿名曰初秋，遍垂花條，金銀雜寶娑蘭雞樹，數有百千合覆其上，復有種種坐臥敷具。六萬天女顏容殊妙被服光鮮，其聲寥亮韻合天樂，為諸欲神之所造化，歌舞倡妓言笑往來，能令見者增其染愛。其宮

殿前樹以剎柱，金銀間錯繒綵莊嚴，懸諸寶幡隨風搖颺。

「有四天王：一曰持國，二曰增長，三曰威目，四曰多聞。此四天王於彼天界，吟嘯歌舞讌會嬉遊具足安樂。時彼眾中諸天童子，力藝殊勝具天妙身，垂臂往來猶如醉象，身香郁烈遍一由旬。其所壽命天五百年，無中天者。園苑林樹榮色光潔，迦潭婆花而以莊嚴，咸悉芬馥無諸臭穢，四面階道雜寶所成，百千天女常為歌伎，諸寶器中出妙音聲。善男子！彼等天人壽欲盡時有三種相：一者身光隱沒，二者花無香氣，三者不聞天女奏諸伎樂。常所歡遊園林宮苑鳥聲和雅，是熹好處皆不愛樂，花鬘萎悴天女悲號，衣生垢穢，瞻視昔來欣翫之具復增悶絕，身上汗流眼變枯燥，如取水魚置夏日中，熱惱所逼宛轉于地。時諸女等見彼天男愁苦如此，皆來圍繞同聲號哭，唱言：『苦哉苦哉。我所愛者奈何如是，所好熹事翻為愁苦。今之云何捨我等輩及遊讌處？』時天女等以偈歎曰：

「『種種妙莊嚴，仁者所遊讌，最上福德城，四面具樓閣。天女恒充滿，園林鎮榮茂，云何捨歡愛？苦哉此無常。』

「爾時諸天女等說此偈已相視哽咽，各以右手取諸雜花遙散其上，復作是言：『仁者！汝具福故當生人間，彼是福地應以信心植諸善種。』爾時彼天見諸女等皆已背捨，重增熱惱身心熾然，如以蘇滴置炎鐵上欸自銷滅餘微灰燼，復為業風之所吹散，如隣虛塵為千億分更不可見。於是彼識從天降下，見受生處父母和合，心懷喜悅便入胎藏。纔處胎時，母即相現飲食增多不噉血肉，樂著緋衣愛聚會處，於諸親屬倍加眷念。雖懷其子曾無痛惱，口無流涎身不沈重。亦既生已人相端嚴，其眼紺色如天青寶眾所樂見。聞於上界四天王事，自然欣悅常樂捨施，愛妙香衣性好數食，常熹歌舞園林女色靡不留戀。

「復次大仙！若有眾生以淨信心，遠離殺害及於偷盜，持諸飲

食上妙資具衣服財寶而行捨施，勤誠散花禮拜佛塔。壽命盡時，身無疾苦垢膩臭穢，念所習業曾不忘失，面如金色、鼻不陷曲、心不驚惱、喉不閉塞亦不喘息，不為風刀之所解截，聲不[斯/瓦]破，寢膳安寧。大仙當知，如斯之人毒不能害飲食消化，折傷夭枉皆所遠離。其人命終，以天識故見三十三天百千樓閣，金摩竭魚莊飾門柱，蛇勝栴檀香水塗灑，其地柔潔白逾霜雪淨如頸珠，黃檀香樹天寶燈燭雜錯行列，天諸男女遊戲園林耽染狂醉。既覩斯已遂生歡樂，猶如貫珠為人將取，入天母手以為胎藏。時母手掌因即生花，持示天父共相慶悅，復以兩手摩捫其華，子即誕孕。時彼天母告天父曰：『我於今日誕一童子，增長勝種。』便會親族以為歡賀。生滿七日天相具足，憶念前生從某處滅今來生此，某是我父某是我母，曾修某善。作是念時聳然歡欣，便於諸欲而生癡愛，於天界中宮苑園林自然了見貪熹愛著。爾時童子垂臂傭長猶如象鼻，其胸峻實如師子臆，腰腹圓細無有垂皺，背脊端平無高下骨，兩髀圓相如芭蕉莖，肌肉光潔無諸鰲肝，無有毳毛及雜臭穢，上妙香氣從身流出。花鬘瓔珞天衣輕密，不假外求自然被體。時宮殿中所有天女無天男者，見此童子共來圍遶，咸作是言：『善來仁者！此之宮殿皆是汝有。我等諸女先無依怙，願相侍從。』其中或云：『此輩盛年，乳如金瓶面猶紅蓮。此園苑中如是天樹拘毘羅林垂覆榮好，六萬天女前後周遍。善哉仁者！可與我等永以娛樂，如雲中電不常而有。』或有宮殿，簫鼓琵琶諸雜天樂自然發聲，上妙敷具及師子座，嚴飾珠瓔垂以繒綵，而諸繒綵非是繭蠶之所作者。時彼童子覩斯珍飾，如灌頂王昇座而坐。既昇座已，諸所珍玩咸出聲言：『此善業人從閻浮洲修天福故而來生此。諸人應當來此承事歌舞娛樂，令此福人歡喜無厭。』出此聲已，園林宮殿六萬綵女，捧持天花被服光耀，身所發香如葡萄酒蜜酒花酒，聞其香者令人昏醉，同聲唱言：

『汝積天福，願時充奉。』於是童子與群天女，遊歡喜林及雜花林、黃毯石林、極光嚴林、日宮園苑、泉聲園苑、音樂園苑、叢花園苑。遊如是等上妙林苑，悅樂清涼無諸惡風，花香芬馥。青摩尼寶以為燈明，諸蜂鳥王出微妙音，其鳥毛羽猶如雜寶，天吠琉璃以為其嘴，飛翔群嬉遍滿林樹。

「復次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具八功德，悅意無垢清冷澄澈，百葉香花開敷其內，岸樹行列雜花充遍。而彼池中眾多天女遊戲娛樂，諸寶器等隨意而現，色香妙食名天甘露，如拘摩花白逾珂雪，甘香具足亦易消化，無諸苦澁雜惡等味。

「復次大仙！有諸天人報不純者，雖同器食，或感赤色、或感蒼色乃至黃黑諸雜等色，天容無別唯食有異。大仙當知，彼諸眾生先雖捨施後復悔恨，由斯報故獲果如是。復有園苑名曰合楮，枝條花葉雜糅莊飾，百千叢林清淨柔軟，猶如水精花果常茂。其林樹間，諸寂靜身離欲牟尼是所棲集。天之男女常所入者，皆不為於貪愛欲樂。

「大仙當知，我之弟子最上聲聞驕梵鉢提，是婆羅門清淨族子，住於禪定慈悲之心。以彼等持開敷慈眼入三摩地，每經七日方乃一度現出入息。彼入定時，有隨意風應念而至，假使劫火燒於大地成一炎焰，於彼禪身無能損害如芥子分，而彼支體如彌樓山常所鎮壓。難陀龍王及跋難陀有大力勢鼓氣猛烈，彌樓山王為之搖動，鼓作呼噏四大海水變為鹹味。驕梵鉢提入定之時，彼二龍王盡其威力無能擾亂。我此弟子在合楮林，而諸天女雖耽欲愛，覩斯尊者發清淨心，以曼陀花及諸蓮花而散其上，合掌恭敬。三十三天諸童子等亦來圍遶，持天甘露資給供養。而此尊者常為諸天於合楮林說修多羅，及未曾有、無問自說、本事、本生、因緣、方廣、諷誦、論議、重頌、授記、譬喻等經。時諸天人聞斯法要，莫不慇懃恭敬尊重。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有聚會堂，其堂有柱八萬四千，皆以金銀跋闍羅寶馬瑙美玉并栴檀心結構所成。懸鈴垂鐸出微妙聲，列諸天衣建諸幡幢，簫笛琵琶箏篴琴瑟鞞鐃螺鼓妙聲振發。天之男女互相愛敬，和顏慈悅恒所聚會。於彼堂中以摩尼寶而嚴飾之，綠潤琉璃淨滑如鏡，塗香末香雜花周遍，亦無颶風及諸炎熱，毒蛇蚊虻皆所遠離。其所居者，無有惛睡懈怠之想。微風清和遍入林觀。其諸樓閣幃網垂覆，懸妙寶瓔散諸花香。百千天女雖則愛染，而無嫉妬及於鬪諍，面貌端正猶如滿月，花鬘寶珠嚴飾身首，妙歌清淨往來不輟。

「復次大仙！彼天會堂周迴方整，長廊寬廣高樹周密猶如陰雲。其堂四面復有園苑皆百由旬，間錯種種金蓮雜花，出妙歌聲聞者欣悅。拘迦那陀樹、波梨野多樹、拘毘陀羅樹以為叢林。大仙！善法會堂資玩之具，皆是金銀諸寶玉等，積聚琉璃以為臺榭，珍奇寶物充滿庫藏，宮殿百千莊飾園苑，隣接遠近常聞安樂，無諸疾苦及餘禍患。彼之天人於諸園林遊戲既已，還集此堂受於娛樂。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復有別殿名曰善見，皎如白日淨猶明鏡，四面周匝皆以花[糸*(乃/木)]懸布莊嚴。有千天女藻綴雜花輝耀珠鐸，金翠網旒以為冠飾。象馬車乘踐踏往來，飛颺金塵處處黃色。而於彼殿有六萬柱，櫨栱重疊遞相輝映，間錯奇珍繪以丹彩，栴檀沈水及蘇合香氛氤郁烈用塗其地。釋提桓因持金剛杵，與百千女前後圍遶，來昇寶殿娛翫歡樂。大仙當知，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羅，其力勇健敵九千象，垂臂纖好如天象鼻，體如淨金，筋肉堅密骨脈不露，臆如師子，肚不凸垂，其腰束細。金線貫瓔以為頭飾，珠璫晃耀天服修委。天之聲明久已通達，撰造書論，飲食甘露，往來常乘伊跋羅象。

「復次大仙！彼之天帝然其色身非諸骨肉純花所成，喉聲清美，

身香殊特，假令狂象聞其香氣皆自調善，形貌端嚴猶如佛身。其所輝艷映諸金聚，奪其精光皆令黑闇。」

廣博仙言：「如來今者讚美天帝甚為希有。」

爾時世尊告廣博曰：「彼天帝者，是無常身、下劣之身。如脆草器、如假剪花，亦如畫師圖飾彩繪，亦如工人刻木形像，又如結花不久散滅，何足稱歎。復次大仙！我之弟子有神通者名阿那律，但以父母所生之身，節節支體一分之力猶過帝釋。」

時阿那律在於座中，聞於如來說如是言，便作是念：「今者世尊覺悟於我。」即入三昧，身光赫奕如天新金，戴殊勝冠珠光輝映，其面潤澤過於醍醐，其眼紺青如吠琉璃，摩尼馬瑙及日光珠以為臂飾，身光香熏普遍輝耀。

時廣博仙既覩斯相心大驚愕，即從坐起，合掌瞻仰生希有心，高聲唱言：「奇哉善哉。我得人身為不唐捐。今遇世尊發揮聚會，昔所未覩今乃得見。」

爾時世尊告廣博言：「彼帝釋身與阿那律，誰為勝劣？」

廣博仙言：「彼帝釋身比阿那律，假使百分不及其一，乃至千分亦不及一。」佛言：「大仙！於如是身不足希有，獲福德者隨其所願身相成就。」

爾時眾會生歡喜心，咸白佛言：「唯願世尊更為我等說於天趣。」

佛言：「三十三天彼之天帝，最大夫人名曰舍支，住歡喜園。天之姦女百千圍遶，容色姝妙猶花開敷，頰如紅蓮面如金色，著諸鮮明細軟衣服嬉遊園苑。天妙寶花以為首飾，珠瓔環珮動出妙聲，額廣平正垂金旒鎖，其眼纖長如花將開。堅誠傾注在於天帝，曾無瞋恚鬪諍鬻妬，亦復離諸懷胎之患。大仙當知，彼之夫人耽愛垢重

倍餘天女，志意驕倨，猶於彌樓及漫陀山幽邃難仰。不肥不瘦不長不短，體質香潔無諸穢惡，風送妙花結而成蓋。而此夫人常能發揮如來種性。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無雜患累，而恒遊戲樓閣宮殿。其所壽命天一千歲。壽將終時有五惡相：一者清冷池沼淨如頗胝，有所觸者令人欣悅，微風輕搖雜花暉映。如此池中將欲洗沐變成脂膩，時彼天人見此相已心生怖懼，從水跳出奔走林中。時諸天女見彼惶遽，亦疾隨從止一樹下，心生憂惱喉中哽噎，同聲告言：『仁者！如何速捨我等孤居若此。』時彼天男聲漸哀切作如是言：『我從昔來未曾有此垢膩現身。』作是言已，其兩腋下忽然流汗，彼諸天女見此衰相皆即遠離。於是彼天見諸女去，憂惱喘息內增熱毒，頭上花鬘颯便萎悴，所著天衣忽復垢膩，天之床敷雜玩等物皆不愛樂。

「彼諸天女覩如是相知必定死，惡聞穢氣但遙相視，發聲戀泣哽噎酸楚，歎言：『苦哉。此細軟身昔與我等遊行讌樂，於天池中猶如鴛鴦，於善法堂猶如鵝王，歡喜園中如迦蘭鳥，遊漫陀河同於香象，在波耶園及拘羅園猶如蜂王，處雜樹林如天花冠。今者云何為五衰相之所加害，捨離我等將何處去？』時彼天人聞是悲歎，復增悲惱生大怖畏，便為熱病之所纏攝，舉身枯悴眼目惺惶。猶如商人失其徒侶，猶如涉海舟船破壞，亦如有人失如意珠，又如危峯朽壞之樹，為彼猛風搖動吹擊。復如龍子為金翅鳥之所銜啄，迴惶戰懼。合掌告彼諸綵女言：『汝等進來，願能以手摩觸於我令少蘇息。』雖作是語，而諸女等但遙悲泣無有進者，各執樹枝遙擲心上，作如是言：『汝天福盡，當速生彼閻浮提中。』

「於是彼天聞是言已，知被棄捨，發聲怨唱：『奇哉奈何。我於此中種種資具園苑宮殿，與諸女等眷屬纏縛。今時命終將行死路，乃何遙立但謂我言當於閻浮而受生耶？』爾時彼天作是語已，復覩

常時所遊之處，念念思惟忪舉哀歎，發大聲言：『嗚呼善法堂！嗚呼歡喜園！嗚呼雜樹園！嗚呼黃毯石園！嗚呼波露沙園！嗚呼波梨耶園！嗚呼光勝園等！嗚呼縵陀大河及諸宮殿堂室樓閣！我於今時制不由己，奄相捨離從此墜落。』憂歎未終，復見諸女驚惶去來以手拭淚，歔歔諮嗟容顏怖懼。復傷怨言：『嗚呼愛者！嗚呼親者！如何見我將行死路，曾不與語。我今臨茲生死長路，不垂執別，我與汝曹不復見矣。嗚呼！我今福業盡故，見此住居謂如黑闇颯然空曠。嗚呼天樂為不奏耶？如何我今寂無所聞。嗚呼天中最為悅樂，一切諸天及乾闥婆所侍衛處，妙色堅固持金剛者，嗚呼我今豈復得見千眼之相在眾中耶？嗚呼波利耶花、拘毘羅花，在我頭上何故萎悴？』時諸天眾覩斯天人悲惱如是，悉皆憂歎。

「爾時妙耳璫者，釋提桓因與諸天眾百千圍遶，并舍支夫人諸餘嫫女及乾闥婆等，奏美音樂隨從遊行。見於彼天，為五衰相之所逼害將趣死路，皆生哀憐同聲歎言：『嗚呼奇哉。彼之無常無少悲愍暴惡毒害。』釋提桓因以梵音聲告彼天言：『止止。天子！我等皆當同歸斯路，勿生戀著墮於惡趣。』時諸天眾亦同告言：『仁者！應當具作諸善往生人間，一切眾生修福業地。』於是彼天聞如是言，便自思惟：『我於今時決定墜落。』合掌向彼諸來天言：『汝等諸人住天中者與我歡喜，而我於今墜落時至。』作是言已長歎瞻視，復現二相：一者眼如赤蓮花，二者身莊嚴具忽皆隱沒。其餘諸天見此之相，各持天花而散其上及奏天樂。時臨死者見餘天眾，鼓樂幡花以為贈送并相勸往，即便樂生閻浮提中，涕淚哀感自此而絕（自此已後是《毘耶娑問經》下文）。命盡死已，伽阿那風吹彼死天，彼風善香吹之令散。如是散已，即時遠離三十三天，不知所在無有處所，不能生他若想若知。彼既退已，生於人間在胎藏中，母則相現喜笑歌舞，心喜染欲心常歡喜，喜樂華果樹林之處，樂著種種雜

色衣服，常喜飲食。雖住藏內母脇不苦，不樂邪欲，心喜善香華鬘莊嚴，臥則善夢非顛倒見。大仙當知，三十三天退生此時，住母藏中有如是相。大仙當知，其母爾時一切藏過皆悉遠離，後則出生。大仙當知，彼時童子既出生已，身分平正掌文成就可喜柔軟，腰細齒密身體柔軟，其心愛樂勝功德欲，性愛欲事心愛細衣，樂林戲處身有勝香，大富豐財金寶具足大姓種族——常行施戒欲心多者則生貧家——心喜布施不黑不白手足齊平，一切見者皆悉愛敬，性愛論議。其心柔軟少於瞋心，樂行他妻於自妻妾不生愛樂，於諸親舊兄弟眷屬心不愛戀。大仙當知，三十三天退生人中，本性如是。」

世尊說已，毘耶娑仙(即新經中廣博仙也，唐梵二音方言異耳)一切仙眾心生歡喜，歎言善哉。(比因披讀觀斯文闕，三藏泥洹詢疑無所，遂檢舊藏經內獲得《毘耶娑經》，與此梵本是同，先後譯異，兩文對勘二理無殊，故以舊文續斯新闕。後尋覽者幸無惑焉。開元戊辰歲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述記)。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